

十九世紀末法國工人政治化與工人結社—— 以瓦倫謝納地區為例

張韡曦*

下層階層政治化為十九世紀法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其關鍵核心在於解釋經濟決定論視角下法國相對滯後的經濟發展與超前政治意識之間的矛盾與不協調關係，但這些研究多數聚焦於農民與工匠的分析，對於產業工人之研究則相對缺乏。因此，本文將針對以重工業為主要經濟結構的瓦倫謝納地區進行分析，探討產業工人政治化過程。十九世紀末，瓦倫謝納地區經歷了劇烈的政治變動，從政治上由君主主義者與溫和共和派支配的地區轉化成一個社會黨的堡壘。本文將從工人結社角度出發，分析此轉變發生的原因。首先，我們將描繪雇主與仕紳如何透過一個具社會控制功能的工人結社網絡來維持工人長期的保守性。接著，我們將闡述在世紀之交，瓦倫謝納社會主義者如何發展具有工人自治性的結社，並透過這些結社支持工人物質需求、培養工人群體意識，以及建構工人自我信心，進而達成工人的政治化。本文希冀透過此一個案展示法國產業工人的一條政治化路徑，補充這方面研究的不足。

關鍵詞：工人運動、社會主義、社交、互助會、工會、合作社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一、前言

十九世紀下層階層政治化(*politisation des milieux populaires*)進程引發了許多法國史研究者的關注，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主要致力於解答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視角下法國政治化進程的矛盾之處——即儘管法國相對於歐洲其他國家在工業化和都市化方面進展較為緩慢，但其下層群眾卻展現出超前的政治意識。與英國相比，法國的工業化相對滯後，1906年時，法國仍有44%的勞動人口屬於農業部門，僅有32%於工業部門勞動，¹相較於英國早在1811年就僅存35%的勞動者從事農業工作。²然而，在此社會經濟背景下，十九世紀法國下層群眾卻能夠發展出對於共和、民主甚至是社會主義的強烈支持。這種經濟決定論下的不協調因此吸引了歷史學者的注意，並尋求對此現象的解釋。過去這些研究多數聚焦於農民與工匠政治意識之探討，對產業工人的研究相對較為缺乏。本文將以瓦倫謝納地區(*Valenciennois*)為例，深入探討此一以重工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地區，研究當地工人的政治化過程，試圖填補這一相對空白。

以研究十九世紀法國農民政治化聞名的美國史家尤金·韋伯(*Eugen Weber*, 1925-2007)曾試圖給予「政治化」一詞一個概括性的定義。他指出，政治化意味著人們開始意識到政治選擇的存在，並瞭解到政治並非只是「與其無關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種能夠「緊密連結到其經濟與社會關照」的事物。³據此定義，政治化的概念可以同時適用於個體對於不同政治派別的接受過程，而非對於

¹ Christophe Charle, *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1), 142-143.

² Xavier Lafrance, *The Making of Capitalism in France: Class Structu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50-1914* (Boston: Brill, 2019), 53.

³ Eugen Weber, "Comment la Politique Vint aux Paysans: A Second Look at Peasant Politiciza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 no.2 (1982): 358.

特定政治思潮的轉向。⁴然而，在十九世紀法國史研究的語彙與背景中，政治化此一術語時常指涉的是對民主與共和理念的接受。在此意義下，政治化過程始於法國大革命帶來的首次選舉與政治經驗，經歷了 1830 年七月革命後新政權對於 1789 年革命遺產的肯認，於 1848 年二月革命以及第二共和時期隨著男性普選權的創制達到一個高峰。在第二帝國時期，儘管有著政治自由的限制與制度上的障礙，但由於男性普選權以及選舉實踐獲得保留，政治化進程得以繼續進行。1880 年代之後，第三共和政權的穩固帶來了政治自由化，政治監管的鬆綁以及媒體、集會、協會等自由權利的保障，使得政治化進程於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達到新的高峰。⁵

順著此脈絡，史家筆下政治化的意涵有時會進一步延伸，其不僅僅涵蓋對民主與共和的制度性接受，還涉及到第二共和時期「社會主義民主派」(démocrates-socialistes)所倡導的「民主與社會共和國」(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概念。⁶第二共和時期，對於社會主義民主派的選舉支持強度時常被史

⁴ 「政治化」此一詞彙晚近亦於法國政治科學界廣泛使用。法國政治學者伊夫·德洛(Yves Déloye)與弗洛宏斯·艾格爾(Florence Haegel)指出，隨著此一概念使用頻率的擴張，其在定義上變得較為模糊且碎片化，但整體來說，大致可分為兩個面向。第一種「政治化」意指某項原先不被視為是政治的事物，開始表現出政治性質，並進入政治領域，這個事物可以是一個組織、機構或社會團體，也可以是一個議題或現象，例如歐盟議題的政治化。第二種則涉及「個體政治化」(politisation individuelle)，指涉一個個體認識政治、對政治感到興趣、並開始涉入其中的過程。而從韋伯的定義可知，在歷史學的書寫實踐上，「政治化」一詞符合上述第二種定義，探討個體或者其所屬的集體認識政治並參與政治的機制與過程。德洛與艾格爾對於政治化概念的回顧亦指出，實際上正是史學界關於十九世紀法國農民政治化的辯論啟發了法國政治科學界對於政治化議題的探討。Yves Déloye and Florence Haegel, "La politisation: du mot à l'écheveau conceptuel," *Politix*, no.127 (2019): 60-69.

⁵ Maurice Agulhon, "Présentation," in *La politisation des campagnes au XIXe siècle: France, Italie, Espagne, Portugal: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Rome, 20-22 février 1997*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2000), 3-5.

⁶ 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 1926-2014)認為，第二共和時期發展出了對於「共和」兩種對立的定義。一種以否定的方式來進行定義，只要不是君主制或是不過分獨裁的政權就是共和政權。另一種意涵則較為豐富，認為一個政權必須兼顧民主與社會的渴望才能稱呼為共和。Maurice Agulhon, "La Seconde République, 1848-1852," in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ed. Georges Duby (Paris: Larousse, 1999), 640-641.

家視為一個地區或一個群體政治化程度的指標。「民主與社會共和國」這個語彙並沒有隨著第二共和衰亡而消失，而是被往後強調社會面向的政治流派繼承下來，而在第三共和時期的社會主義宣傳中反覆出現，透過此連結，社會主義的發展可以被視為法國大革命以來政治化進程的延續。⁷本文將採取這個脈絡下對於政治化的理解來探討下層階層的政治化問題——或者更精確而言——下層階層的社會主義政治化。

為了解釋法國政治化早熟與經濟發展遲緩現象之間的矛盾，許多重要專著將經濟決定論視角下先驗上不易政治化的農業地區作為其研究地域，試圖理解共和與民主思想如何成功滲透到法國鄉村。舉例而言，阿居隆的著作《村莊中的共和國：大革命至第二共和時期的瓦爾省居民》中對 1848 年至 1851 年間瓦爾省(le département du Var)農民群體中「政治現代性突然迸發」的原因進行探討。⁸而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則在《十九世紀利穆贊的古風與現代：1845-1880》中試圖解釋他所謂的「利穆贊矛盾」(paradoxe limousine)，⁹既如同法國整體的矛盾一般，利穆贊地區(Limousin)儘管其「經濟、社會和文化

⁷ 值得注意的是，晚近十九世紀法國史研究也開始涉及特定地區所觀察到的保守派政治化過程，如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2018* (Paris: Perrin, 2019); Bruno Dumons, “Les chemins de la politisation dans la Provence blanche (1860-1930),” *Annales du Midi* 130, no.304 (2018): 477-490.

⁸ Maurice Agulhon, *La République au village: les populations du Var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Seconde République*, 2nd ed.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9), iv. 此書有英譯版 Maurice Agulhon, *The Republic in the Village: The People of the Var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Second Republic*, trans.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2). 阿居隆為法國歷史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法國政治與社會。其著作涉及鄉村史、第二共和史、共和象徵史等，尤其啟發了法國社交史研究。關於其研究貢獻，可參見 Christophe Charle and Jacqueline Lalouette, eds., *Maurice Agulhon. Aux carrefours de l’histoire vagabonde* (Paris: Éditions de la Sorbonne, 2017).

⁹ Alain Corbin, *Archaï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usin au XIXe siècle, 1845-1880* (Paris: Éditions Marcel Rivière et Cie, 1975), 1002. 柯爾本為法國歷史學者，早期研究涉及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法國政治社會史，之後則轉入感官與情感的歷史探討。但柯爾本並未全然脫離政治研究，而是將文化面向與情感維度帶入政治史的領域。參見 Christophe Prochasson, “La politique comme ‘culture sensible’: Alain Corbin face à l’histoire politique,” *French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22, no.2 (2004): 56-67.

結構演變的緩慢」，卻能夠觀察到「社會主義傳播以及民主左派選舉勝利的早熟性」。¹⁰

這些專著採取了多樣的解釋取徑來探討各地區的政治化過程，試圖找出各種創造政治化條件的因素。這些因素可以是在這些特定地區及特定社會群體之間預先存在的經濟結構、社會關係、宗教、文化、民俗或者心態特徵，其決定了民主、共和或是社會主義思想傳播與接受的形式。¹¹阿居隆的研究從「傳播論」(diffusionnisme)視角出發，主張鄉村政治化是共和與民主思想從城市傳播至鄉村的過程，是一種鄉村對現代政治的「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他認為瓦爾省鄉村政治化來自於當地特殊社交形式強化了農民與外界的社會互動，而引進了城市政治文化。¹²相反地，柯爾本則主張利穆贊十九世紀中葉左派傳統的出現不但不是接受城市政治文化的結果，而是這個極端貧困封閉的地區對於外來文化抵抗之表現，抗議現代性對於傳統團結形式的摧毀及社會階層分化的加深。¹³彼得·麥可菲(Peter McPhee)亦強調鄉村文化的自主

¹⁰ Alain Corbin, *Archaï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usin au XIXe siècle, 1845-1880*, viii. 其他鄉村地區的政治化研究專著，例如 Philippe Vigier, *La Seconde République dans la région alpine: étude politique et soci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3); Claude Penner, *Le socialisme dans le Cher, 1851-1921*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2); Laura Levine Frader, *Peasants and Protest: Agricultural Workers, Politics, and Unions in the Aude, 1850-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¹¹ 關於十九世紀法國鄉村政治化的研究取徑回顧，可參見 Laurent Le Gall, “Des processus de politisation dans les campagnes françaises (1830-1914): esquisse pour un état des lieux,” in *Les campagnes dans les sociétés européennes*, eds. Jean-Claude Caron and Frédéric Chauvaud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5), 104-139.

¹² 阿居隆將當地社交特質稱呼為「南方社交性」(sociabilité méridionale)。Maurice Agulhon, *Pénitents et Francs-maçons de l'ancienne Provence. Essai sur la sociabilité méridionale* (Paris: Fayard, 1984)。韋伯也抱持傳播論觀點，認為鄉村政治化是城市文化與思想向鄉村傳播的結果，其與阿居隆觀點的差異在於他主張鄉村政治化隨著第三共和時期交通的改善、徵兵制度以及義務教育的推廣等因素才得以發生，而阿居隆則認為第二共和是鄉村政治化的關鍵時期。參見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¹³ Alain Corbin, *Archaï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usin au XIXe siècle, 1845-1880*, 1002-1004.

性，主張第二共和時期東庇里牛斯省(le département des Pyrénées-Orientales)的農民政治化得益於左派政治和地方文化傳統與民俗的結合。¹⁴

除了鄉村地區的研究之外，法國十九世紀下層階層政治化研究也特別重視城市工匠(artisan)扮演的角色。由於十九世紀法國現代工業發展緩慢，這些於小型作坊勞動的工匠佔據了法國工人組成結構的絕大部份，直至 1906 年，60%的工業部門勞動者於家中或是少於 10 人的小型作坊工作，僅有 25%的工人受僱於超過百人的企業。¹⁵這個數量上優勢的社會群體自然引發了史家的興趣，試圖透過其研究來解釋法國政治化早熟現象。這些研究指出，前工業化時期業已存在的工匠群體在十九世紀法國工人運動及革命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而非傳統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產業工人。¹⁶歷史學者伯納德·莫斯(Bernard H. Moss)更主張 1914 年前法國工人運動是由工匠世界觀所塑造，為傳統工匠文化的遺緒，稱其為「技術工人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of skilled workers)。¹⁷實際上，如同 E. P.湯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針對英格蘭工人階級形成之研究所指出，既使是在工業革命先驅的英格蘭，早期勞工運動亦時常是由工匠來領導，並模塑了當地的工人運動。¹⁸

與鄉村研究的解釋取徑相似，針對法國工匠的研究同樣關注了非經濟因素在工人政治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透過各種角度去試圖解釋單以社會經濟決定論所無法理解的歷史事實，尤其是文化面向的關注。此研究視角受到湯

¹⁴ Peter McPhee, *Les semailles de la République dans les Pyrénées-Orientales, 1846-1852: classes sociales, culture et politique*, trans. Nicole Prosper (Perpignan: les Publications de l'Olivier, 1995).

¹⁵ Michelle Perrot,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s.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72.

¹⁶ William H. Sewell, Jr., "Artisans, Factory Work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848,"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s.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49-50.

¹⁷ Bernard H. Moss,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1830-1914: The Socialism of Skilled Work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¹⁸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2nd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8), 211-212.

普森工人階級形成的觀點所影響，湯普森主張階級形成不是經濟結構的機械結果，而應考慮其他因素在此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據其觀點，英格蘭工人透過繼承於過去各種傳統，如社群團結、宗教實踐、政治文化與思想，去理解與詮釋他們所親身經歷的生命經驗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以塑造出一個新的世界觀。¹⁹同樣地，法國的工匠也擁有來自行會傳統的社群團結機制，這使他們更具有動員及組織所需的資源，也使他們更容易察覺並反對新生的奠基於個人主義與自由競爭的經濟結構與法律系統。在 1830 年革命後，這些工匠開始援引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修辭與語彙，來建構自身的思想框架以解釋其經歷的社會經濟轉變，逐漸發展出工人集體認同與政治意識。生產者結社(producers' associations)與跨行業團結的觀念在此時期被構思出來，前者是工匠為了應對自由經濟下自利與失序問題所提出的替代方案，而後者則意味著工人作為一個統一階級意識之浮現。這些觀點在 1848 年革命時成為明確的政治表述，表現在「民主與社會共和國」的口號之下，吸引了多數工匠的支持。²⁰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十九世紀法國下層階層政治化之探討著重於對鄉村地區以及城市工匠的研究，以經濟以外的其他政治及文化因素來解釋法國下層階層政治意識的早熟。相較之下，隨著工業化發展而出現的新生產業工人

¹⁹ 關於湯普森對於階級形成的觀點，可參見周樑楷，〈英國史家湯姆森夫婦的史學和社會思想〉，《新史學》，第 9 卷第 4 期(臺北，1998.12)，頁 99-142；王振寰，〈工人階級形成的分析：E. P. Thompson 與新馬克思主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 卷第 3/4 期(臺北，1991.12)，頁 147-174；Ira Katznelso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Constructing Cases and Comparisons,"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s.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3-41.

²⁰ William H. Sewell, Jr., "Artisans, Factory Work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848," 53-67.

的政治化進程則吸引較少研究。²¹這種相對缺乏，一方面反映了十九世紀法國社會仍是以農民及工匠為主的人口結構，研究視角自然地集中於這兩個社會多數的群體。另一方面，正如前述，對農民跟工匠的研究是為了解釋經濟結構決定論視角下法國工業發展與政治意識之間的「不和諧」與「矛盾」，從這個思路出發，產業工人的政治化便顯得「理所當然」，而為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合理邏輯結果。²²

然而，產業工人政治化並不總是如此機械式地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興起。如同在農業地區可能觀測到政治化的「早熟」，工業地區實際上亦可能發生政治化的「遲緩」。對於政治發展上相對於經濟結構的落後狀況，法國經濟社會史家埃內斯特·拉布胡斯(Ernest Labrousse, 1895-1988)曾給出一個普遍的解釋。從決定論的視角出發，他主張經濟變遷會造成社會結構轉變，而社會結構轉變又再進一步造成心態的變化，但在這個過程中，過去的慣性會延遲變化的速度，使得經濟-社會-心態三層結構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保持和諧一致的狀況。²³然而，這種普遍性論點本身並不足以解釋不同區域演變的特殊性，其不能解釋何以在某地，過去社會經濟結構的心態殘留比另一處更為

²¹ 瓦爾省與諾爾省(le département du Nord)相關研究的對照可以展現出這個趨向。瓦爾省作為一個農業省，有著非常豐富的政治化研究。延續著前述阿居隆對瓦爾省十九世紀上半葉直到第二共和時期的先驅研究，英國史家東尼·賈德(Tony Judt, 1948-2010)探索了1871至1914年間瓦爾省農民接受社會主義的過程，而之後法國歷史學者賈克·吉侯(Jacques Girault)則接續探討1920年至1935年間瓦爾省社會主義的發展。Tony Judt, *Socialism in Provence 1871-1914: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French Lef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Jacques Girault, *Le Var rouge: les Varois et le socialisme de la fin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au milieu des années 1930*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95)。相較之下，諾爾省作為高度工業化、都市化，也是人口數僅次於巴黎所在的塞納省(le département de la Seine)的重要省份，雖然擁有非常豐富的經濟史與社會史研究，當地工人政治化的研究卻相對匱乏，彷彿其經濟與社會結構本身就得以證成當地社會主義的興起。

²² 如沙維爾·拉凡斯(Xavier Lafrance)細緻地分析了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工匠階級意識的形成，而將世紀末工人階級的「再形成」(Re-marking)簡單地訴諸於十九世紀下半葉法國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發展。Xavier Lafrance, *The Making of Capitalism in France: Class Structu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50-1914*, 253-282。

²³ Ernest Labrousse, preface to *Aspects de l'histoire sociale et politique du Loir et Cher, 1848-1914*, by Georges Dupeux (Paris: Mouton et Cie, 1962), xi.

頑固，也無法用來理解「追趕」過程的複雜性。在探討產業工人政治化出現的條件時，實際上也需要同樣研究鄉村與工匠一般，超越純粹的社會經濟基礎，以更多樣的面向來進行解釋，如同法國勞工史學者侯隆德·彤貝(Rolande Treppe, 1916-2016)指出，「儘管經濟因素在階級形成過程看來非常重要，但其作用並非絕對或必然」，「道德、宗教、意識形態和政治等層面的動機」都可能依照不同的狀況對階級意識的形成產生「阻礙或是增強的作用」。²⁴

本文所探討的瓦倫謝納地區就是一個政治化晚於經濟發展的案例。此地區位於法國與比利時邊境。自 1720 年發現首條礦脈以後，原先歷史上以亞麻紡織手工業為主的瓦倫謝納地區逐漸演變成法國重工業重鎮。1757 年，數家小型礦業公司合併組成昂贊礦業公司(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長期為法國最大的礦業公司。²⁵由於礦業發展帶來廉價燃煤供給，其他需要大量燃料需求的產業亦在此地扎根，如玻璃製造、金屬冶煉及各種金屬製品生產。

瓦倫謝納地區產業發展無疑地形塑了當地的職業人口結構。透過對 1886 年法國人口普查中職業資料的分析，我們發現瓦倫謝納的勞動人口中，高達 48% 屬於工業部門。²⁶作為對照，1881 年時法國工業人口僅佔整體勞動者的 26.7%。²⁷如果進一步考量到工業人口的細部組成，此地區與法國整體經濟結構的差異將更為顯著。如同前文所述，法國工業人口中，許多是擁有生產工具的工匠，或於小型作坊勞動的工人，在大型廠房工作的產業工人屬於少數。相較之下，瓦倫謝納的工業人口則主要由礦工與金屬工人組成，礦業佔了當地工業人口的 39%，而金屬業則是 24%，兩者加總超過 60%。²⁸

²⁴ Rolande Treppe, *Les mineurs de Carmaux, 1848-1914* (Paris: Éditions ouvrières, 1971), 15-16.

²⁵ 關於瓦倫謝納地區早期紡織業及十八世紀礦業興起之研究，參見 Philippe Guignet, *Mines, manufactures et ouvriers du Valenciennois au XVIIIe siècle* (New York: Arno Press, 1977).

²⁶ 1886 年瓦倫謝納人口普查檔案藏於法國諾爾省檔案館(Le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Nord)，檔號 M473-39。諾爾省檔案館在以下註腳中將縮寫為 ADN。

²⁷ Gérard Noiriel, *Les ouvrier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XIXe-X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2), 13.

²⁸ Dénombrements de 1886 dans l'arrondissement de Valenciennes, M473-39, ADN.

然而，雖然瓦倫謝納地區為當時法國最重要的工業區域之一，其在政治上相比法國其他地區，卻呈現相對保守的狀態。在第二帝國時期，當地工人在選舉中始終保持對保守派的支持，²⁹而在第三共和初期，此地區則搖擺於君主制與溫和派共和主義之間。1880年代以前雖存在表達具體不滿的集體行動，如罷工，但這些集體行動大多缺乏明確的組織性，也沒有與政治意識形態結合形成工人的政治化。³⁰社會主義在當地工人中完全缺乏號召性，以工人選票作為主要訴求的社會主義政黨幾乎沒有得到任何迴響。在1885年國會選舉中，社會主義候選人在此僅獲得了15張選票，³¹即使僅在選舉前一年發生，長達近2個月的昂贊礦工大罷工也沒有改變礦工的政治意識。³²實際上，罷工過程中礦工們甚至有意識地排除社會主義者的介入，認定其理論是烏托邦且危險的。³³

這樣的政治情況在1890年開始出現轉變，社會主義開始在瓦倫謝納工人群體中快速發展。1893年國會選舉中，社會主義政黨有了初步斬獲。1896年在德南(Denain)選出了此地區第一位社會主義市長。1902年瓦倫謝納選出了第一位社會主義國會議員(député)。而在一戰前夕的國會選舉中，社會黨

²⁹ Bernard Ménager, "La vie politique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Nord de 1851 à 1877" (Paris: PhD diss., Université Paris IV, 1979), 590-591.

³⁰ 在1848年二月革命高度激化的政治氣候下，當地工人曾短暫地傾向帶有社會色彩的共和主義。Francis Rémy, "La Révolution de 1848 dans le Valenciennois," *Valentiana* no.23-24 (1999): 29. 然而，與法國南方在革命結束後持續支持共和，甚至社會主義民主派的情況不同，瓦倫謝納工人很快地重新展現出政治上的保守性。

³¹ Recensement général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e 1885, M37-18, ADN.

³² 文學家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親身探訪了這場於1884年發生的大罷工，甚至親身進入礦井觀察。他以蒐集的田野資料撰寫了小說《芽月》(*Germinal*，或譯「萌芽」)。

³³ "La grève des mineurs de la Compagnie d'Anzin," *L'Ouvrier mineur* (Douai), 17 March 1884, 2.

(Parti socialiste unifié)³⁴贏得瓦倫謝納地區所有國會議員席次，且擁有 13 位市長(maires)及 278 位市議員(conseillers municipaux)，與 1890 年前相比，此地呈現了非常不同的政治地貌。³⁵

我們看到瓦倫謝納地區工業化發展並沒有帶來政治化的早熟，反而表現出過遲的現象，這個過遲現象直到 1890 年後才發生變化。因此，本文主要探討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何以在瓦倫謝納這個早期工業化地區，工人的政治意識發展卻相對遲緩？另一個問題則是：此狀況為何在 1890 年至 1914 年間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由於這段時間，此區域並未發生經濟上顯著的變革，社會主義意識的出現無法簡單地視為經濟結構變化的政治轉譯。

本文試圖透過工人結社(association ouvrière)的視角來解釋這兩個問題。原因有二：首先，瓦倫謝納所在的法國北方地區為一工人結社相當發達的地區，協會社交(sociabilité associative)在工人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³⁶娛樂性社團，如音樂及體育社團在此地區非常普遍，互助會與合作社等各類型協會發展亦相當繁榮，其繁榮程度甚至被稱之為「北方社交性」(sociabilité septentrionale)。³⁷另一方面，在關於法國南方政治激進化的研究中，阿居隆指

³⁴ 法文原意精確翻譯應為「統一社會主義黨」，本文依中文慣例譯為「社會黨」。1898 年至 1905 年間瓦倫謝納地區擁有兩個社會主義政黨，一個是「法國工人黨」(Parti ouvrier français)，另一個則是「獨立社會主義黨」(Parti socialiste indépendant)，兩者於 1905 年隨著法國社會主義統一而合併成為統一社會主義黨，或稱「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縮寫為 SFIO)。瓦倫謝納兩個社會主義政黨的差異與關係由於本文篇幅所限無法進一步闡述，又因早在 1905 年前兩個政黨思想與組織關係上已有趨同的現象，行文上將以「社會黨」一詞概括指涉當地 1905 年前兩個社會主義政黨及 1905 年之後的統一社會主義黨。

³⁵ “Les municipalités socialistes de l'arrondissement,” *Le Droit du peuple* (Valenciennes), 26 May 1912, 2; *Compte rendu officiel du IXe Congrès départemental tenu à Lille le 29 septembre 1912* (Lille: Imprimerie ouvrière, 1912), 18-26. 關於瓦倫謝納地區十九世紀末的政治轉變，見 Philippe Guignet, “Les métamorphoses politiques d'un territoire. Le Valenciennois de 1870 à 1914. De l'arrondissement conservateur et/ou bonapartiste à 'l'arrondissement rouge’,” *Revue du Nord*, no.430 (2019): 333-374.

³⁶ Pierre Pierrard,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Nord au XIXe siècle: Artois-Flandre-Hainaut-Picardie* (Paris: Hachette, 1976), 162-197.

³⁷ Marcel Gillet, “L'itinéraire d'une recherche internationale,” *Revue du Nord*, no.253 (1982): 274.

出了協會社交性在政治化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認為志願結社(association volontaire)協助了共和思想，甚至是社會主義思想於鄉村區域的傳播與擴散。各類結社除了他們各自原先的目的外，也可被視為各種思想傳播的載體與途徑，即使是看似非政治性的結社，也可以在某一時刻成為政治化的渠道。³⁸ 基於這兩點，我們認為工人結社將是理解瓦倫謝納工人政治化的關鍵。³⁹

隨著阿居隆的研究脈絡，我們應該預期工人結社與工人政治化之間的正向關係。然而，本文針對瓦倫謝納的研究將顯示，事實並非線性的發展，工人結社實際上不必然支持工人群眾的政治激進化。本文第二節將透過 1890 年代前工人結社的分析，證明在瓦倫謝納地區，直到第三共和初期，雇主與地

³⁸ 阿居隆早期社交史研究主要涉及協會社交，他主張協會社交作為「正式社交」(sociabilité formelle)較為具體(concrète)且可測量(mesurable)，因此更容易進行不同時期與不同地域間的比較。Maurice Agulhon, *Le cercle dans la France bourgeoise, 1810-1848: étude d'une mutation de sociabilité* (Paris: Armand Colin, 1977), 11-12. 本文採取阿居隆此觀點，亦著重於協會社交。但必須注意的是，阿居隆對於法國社交史研究的啟發超出了單純協會社交的領域，許多後來的研究亦涉及到「非正式社交」(sociabilité informelle)，包含了日常社交場合(市場、酒館、廣場等)、文化活動、節慶等多樣化的研究。關於阿居隆和社交史研究的關聯，參見 Jean-Louis Guereña, “Un essai empirique qui devient un projet raisonné”, Maurice Agulhon et l'histoire de la sociabilité,” *Studia Historica Historia Contemporanea*, no.26 (2008): 157-175. 關於阿居隆對政治化與社交性之間關係的思考，參見 Jean-Noël Tardy, “Le lien social comme lien politique. Retour sur la notion de sociabilité,” in *Maurice Agulhon. Aux carrefours de l'histoire vagabonde*, eds. Christophe Charle and Jacqueline Lalouette (Paris: Éditions de la Sorbonne, 2017), 211-216.

³⁹ 「結社」(association)一詞在中文語境中常用於「結社權」與「結社自由」等辭彙之中，指個體能夠自由且基於自願組成團體的權利。結社被視為現代民主的一環及公民社會的重要基礎，其能夠建立公民間的連結，增進公共參與和意識，也可團結孤立的個體以避免中央集權之弊。如將結社此一面向置於十九世紀法國史脈絡中，相關研究剖析了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遺產如何導致法國長期不信任及壓制存在於國家與個體之間的中介體(corps intermédiaires)，並同時探討公民社會與結社在這種文化思維下如何發展與抵抗，其中 1884 年的工會自由法與 1901 年結社自由法為重要的轉折點，關於十九世紀法國結社概念的演變，參見 Pierre Rosanvallon, *Le modèle politique français: La société civile contre le jacobinisme de 1789 à nos jour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4). 然而，本文重心並非要探討結社在公民社會及民主現代性中的角色，而是聚焦於結社的社交面向，將結社視為一種社交場域，其形成了思想傳播和鞏固的中介與網絡。而工人結社雖然整體上是十九世紀的新興現象，其一部分實是組織化了地方社會上本已存在的社交文化傳統。從此角度出發，本文將呈現出結社與現代政治之間關係的複雜性。

方仕紳(notables)透過對工人協會社交的掌握，將其轉變為社會控制的手段，工人政治意識受到他們高度影響。這將部分地解釋了上述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而第三節與第四節將探討 1890 年以來工人自治性結社的發展以及其社交功能在社會主義政治化進程中扮演之角色，試圖解釋 1890 年至 1914 年間瓦倫謝納工人的政治轉向。⁴⁰

本文使用史料主要分為檔案與報刊。檔案方面包括諾爾省行政部門檔案(Série M de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Nord)、昂贊礦業公司檔案(Archive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社會黨諾爾省黨部檔案(Fonds de la Fédération du Nord du Parti socialiste)，以及一個瓦倫謝納當地社會主義合作社的檔案。報刊方面，則包含了社會黨、合作社及工會發行的報刊。

二、工人結社作為社會控制形式

在瓦倫謝納地區，雇主實行了一種家長式的管理制度(paternalisme)，提供工人「從搖籃到墳墓」的照護。特別是在礦業公司與大型冶金工廠，雇主建立了一系列的福利制度，如廉價工人住宅、⁴¹免費供暖、教育、醫療服務、退休金、孤兒援助及食物津貼等措施。⁴²傳統上認為，家長式管理是雇主全面管制工人生活的嘗試，透過對工人生活的介入以及創造經濟上的依賴關係來施行

⁴⁰ 本文雖然探討瓦倫謝納地區的「社會主義政治化」，我們並未想要在先驗上將下層階層的「政治化」定義為「對社會主義的接受」。由於在瓦倫謝納地區，社會主義是首先對雇主在社會生活中的支配權威，以及連帶而來之政治控制提出明確挑戰的政治力量，許多工人乃是透過社會主義開始認知到政治選擇的可能性，因此我們認為在瓦倫謝納，工人政治化主要是以社會主義政治化的形式出現。而這並不排除在其他區域或時間斷限上，工人政治化或以不同的形式發生，社會主義政治化僅是在我們研究中特定時間與空間脈絡中的現象。

⁴¹ 以礦工住宅來說，月租平均僅需礦工一日之薪資。Yves Le Maner, *Du coron à la cité. Un siècle d'habitat minier dans le Nord-Pas-de-Calais, 1850-1950* (Lewarde: Édition du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1995), 33.

⁴² *Rapport sur la situation des ouvriers de l'agriculture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Grève d'Anzin) présenté à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 par Clémenceau* (Paris: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1885), 31; Donald Reid, "Industrial Paternalism: Discourse and Practi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Mining and Metallur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7, no.4 (1985): 579-607.

對旗下員工的社會控制，並試圖藉此抑制社會主義運動與工會的發展。⁴³晚近則有觀點緩和這種全面控制的視角，強調工人自願的皈依，主張工人可能長期被同化及整合進此體系。⁴⁴此外，家長式管理體制的建構也可視為雇主對於當地工人歷史上抗爭的回應，可看作工人壓力施加下雇主所做出的一種妥協，透過改善工人生活條件作為交換以換取工人的順從。從這些視角來看，家長制度下的工人並非是毫無自主性的存在。⁴⁵然而，無論是將其視為對工人的規訓手段，抑或是強調工人在其形塑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其自願性的接受，家長式管理最終都強化了雇主對於工人的影響與控制。

在十九世紀瓦倫謝納，地方仕紳與雇主所建立的工人結社網絡，可視為此家長式管理下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與家長式管理下其他制度相同，在提供工人福利的同時，這些結社將工人於廠房或礦井中接受的紀律與監視擴展延伸到勞動場域以外的其他生活面向。這個由地方仕紳與雇主所維繫的工人結社網絡由娛樂社團、互助會及合作社組成。

昂贊礦業公司時常資助旗下礦工所組成的娛樂性協會，特別是音樂社團及運動社團。公司提供這些社團所必需，卻對工人來說過於高昂的基本器材費用。1889年，昂贊礦業公司贊助100法郎幫助成立一個名為聖芭芭拉(Sainte-

⁴³ 關於工業家長制與社會控制，參見 Gérard Noiriel, “Du ‘patronage’ au ‘paternalisme’: la restructuration des formes de domination de la main-d’œuvre ouvrière dans l’industrie métallurgique française,” *Le Mouvement social*, no.144 (1988): 30-31; Jean-Paul Burdy, “Social Control and Forms of Working-Class Sociability in French Industrial Towns between the Mid-Nineteenth and the Mid-Twentieth Centuries,” trans. Helen Arnold, in *Social control in Europe, 1800-2000*, eds. Clive Emsley, Eric Johnson and Pieter Spierenburg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1, 34, 38-39.

⁴⁴ André Gueslin, “Le paternalisme revisité en Europe occidentale (second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début du XXe siècle),” *Genèses*, no.7 (1992): 205.

⁴⁵ 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雇主對工人過去行動的回應，除了家長體制下的照護，也存在鎮壓的層面，兩個面向共同構成了一套恩威並濟的控制體系。以昂贊礦業公司為例，在其建設的礦工住宅區中，公司將工頭住所安置在礦工住宅之間，以實行對工人生活的監控，並解僱與排除對公司存有抗爭意識而具威脅性的工人。“Dans le Nord,” *Le Franc Parleur* (Valenciennes), 10 April 1898, 1; Rapports sur les résultats des élections des délégués-mineurs des 13 et 20 décembre 1896, 4976,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Barbe)的礦工弓箭社團。⁴⁶1888年,梯也爾體操社(Société de gymnastique de Thiers)向昂贊公司寫信請求補助以更新社團成員的運動器材與服裝,並成功獲得150法郎的資助。⁴⁷公司也資助這些娛樂性協會參與地方慶典時所需之開銷,1892年,多個社團收到昂贊公司260法郎的資助來參與各自市鎮舉辦的節慶。⁴⁸

不同於體育社團主要以贊助形式來維持關係,礦業公司與音樂社團之間有更強的組織連結,除了昂貴的樂器外,這些社團的人事費用也同樣由公司支付。昂贊公司支付阿博斯孔礦工銅管樂團(Fanfare des mineurs d'Abscon)的指揮2,000法郎年薪,並同時提供他免費的住宅與煤炭,將其視同公司雇員。⁴⁹此外,礦業公司提供這些樂團到異地參與各類演出與競賽時的交通費用。⁵⁰這些娛樂性協會對於雇主有著財務上的依賴,作為成員的工人們難以擁有自主性。

另一種雇主與地方仕紳發展的工人社團則是互助會。互助會是一種立基於志願結社的集體保護制度,主要目的是透過提供其成員於傷病期間的醫療費用及補償薪資損失的方式,幫助對抗由於意外或是疾病暫時性失去勞動能力的風險。這類型協會的概念在十八世紀隨著啟蒙哲學發展而誕生。之後法國大革命則對互助會產生了矛盾的影響,一方面法國大革命通過著名的勒沙普利耶法(Loi Le Chapelier)壓制了作為社會中介體的結社,另一方面1793年憲法又承認了社會對於不幸公民的責任。革命結束後,這種矛盾遺產導致法國政府長期以模糊的方式處理互助會,一方面保持著嚴格監視,但又由於其社會效用而容忍其存在。經過幾十年的試驗,才在路易·拿破崙(Charles-Louis-

⁴⁶ Lettre de la société Sainte-Barbe au directeur des travaux du fond, 4682,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⁴⁷ Lettre de la Société de gymnastique de Thier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compagnie du 13 février 1888; Note de la compagnie du 15 février 1888, 5238,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⁴⁸ Note de la compagnie du 10 mai 1894, 4614,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⁴⁹ Lettre de la compagnie au directeur de la Fanfare des mineurs d'Abscon du 23 mars 1908, 6519,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Lewarde.

⁵⁰ Lettre de la Fanfare des mineurs d'Abscon à l'ingénieur en chef du 17 août 1910, 6519,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Lewarde.

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的統治下，透過 1852 年 3 月 26 日法令建立了一個完整的法律框架，將以前的實踐法制化。這個法令保有了對互助會的嚴格管控，根據法令，會長必須由皇帝任命，換言之，其管理階層必須接受政治審查，也因此互助會管理階層通常由地方仕紳組成，作為互助會不成為工人騷動中心的保證。在維持監視的同時，此法令也給予行政支持來鼓勵互助會發展，希望能夠藉此緩和社會問題。這類協會因此蓬勃發展，在第二帝國期間數量倍增。第三共和保留了第二帝國留下來的基本互助會框架，同時將其自由化，允許互助會自行管理。⁵¹

瓦倫謝納地區的互助會在 1852 年立法以來經歷了顯著擴張。1884 年，此地區共有 30 個互助會，超過 6,000 名一般會員(*sociétaires participants*)及 2,000 名榮譽會員(*sociétaires honoraires*)。瓦倫謝納主要市鎮都擁有至少一個互助會，較小型的市鎮僅有跨職業互助會，通常由地方仕紳倡議而成立，特別是市鎮首長的倡議，如位於海姆(*Raismes*)的海姆互助會(*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 de Raismes*)。而較重要的市鎮則擁有許多單一職業組成的互助組織，這類型互助會則通常是由雇主支持所成立，例如德南礦工互助會(*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 des ouvriers mineurs de Denain*)及昂贊機械製造公司工人互助會(*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 entre les ouvriers de la Société anonyme de constructions mécaniques d'Anzin*)。⁵²

互助會與娛樂社團一樣，對雇主與地方仕紳有著高度的資金依賴。不同於上述娛樂社團由雇主直接提供資金挹注，互助會是透過榮譽會員制度來達成收支平衡。榮譽會員如同一般會員需要固定每月繳納會費，同時卻不享有互助會給會員提供的保障，透過這種方式提供互助會在財務上的可持續性。榮譽會員從較高的社會階層中招募，如地主、批發商、公證人、律師、醫生、工程師等。除了經濟上的依賴性，榮譽會員亦能提供行政技術支援，協助互助會管理，特別是因為互助會牽涉複雜的財務運作。

根據多數互助會章程，會長與管理階層應由全體會員選出，但即使一般會員佔據多數，他們對榮譽會員財務與知識上的依賴關係使得後者通常能夠

⁵¹ Michel Dreyfus, *Liberté, Égalité, Mutualité. Mutualisme et syndicalisme (1852-1967)*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2001), 19-23, 39-43, 53.

⁵² Statistique annuelle sur les sociétés de secours mutuels de 1884, M225K-11, ADN.

輕易地成為互助會會長及行政委員會成員。以工人為主的一般會員雖然作為互助會主體，但不論是在受到國家高度管控的第二帝國時期，還是在第三共和政治自由化的政策下，對於互助會都缺乏實際的管理權力。舉例而言，瓦倫謝博愛協會(Union fraternelle de Valenciennes)此一跨職業互助會的行政委員會由會長、副會長、秘書、財務、審計與疾病總專員共 6 名成員組成，據章程應由全體成員於 1 月舉行的年度大會上選出，然而其組成全數為榮譽會員。⁵³而在德南礦工互助會中，大會中當選的會長總是礦業公司高階幹部。1875 年時任會長的茹爾·杜蒙(Jules Dumont, 1826-?)離開其礦場主任職位的同時，也辭去了會長的職務。而他的繼任者在大會上獲得會員「一致」(à l'unanimité)通過，其繼任者不是別人，正是新任的礦場主任貢斯東·貝拉邦(Constant Pélabon, 1835-1912)。⁵⁴即使在礦工互助會中有少數被選入管理階層的基層工人，根據礦工出身，1914 年當選為瓦倫謝納社會黨國會議員的法蘭索瓦·勒費弗爾(François Lefebvre, 1871-1956)的說法，他們也僅能在會長說話的時候「點頭同意」(opiner du bonnet)。⁵⁵

互助會由於第二帝國的立法影響，在法國普遍成為地方仕紳與雇主控制的社會機構，瓦倫謝納的狀況基本上跟法國整體保持一致性。⁵⁶相對地，另一個重要的工人組織合作社在瓦倫謝納則是一個特殊案例。⁵⁷合作社是一種十九世紀歐洲範圍的工人運動，目標是透過工人結社降低生活必需品價格來

⁵³ Listes des membres bienveillants et des membres d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l'Union fraternelle de Valenciennes, M226-1124, ADN.

⁵⁴ Procès-verbal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 des mineurs de Denain du 27 juin 1875, M226-208, ADN.

⁵⁵ François Lefebvre, *Histor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à Denain* (Denain: Petit-Blareau, 1930), 12.

⁵⁶ 法國歷史學者米歇爾·德雷弗斯(Michel Dreyfus)稱此現象為「互助會的仕紳化」(notabilisation de la mutualité)，主張路易·拿破崙的互助會立法使得法國互助會運動與工會運動分離，為法國工人組織的一大特色。Michel Dreyfus, *Liberté, Égalité, Mutualité. Mutualisme et syndicalisme (1852-1967)*, 39. 相較之下，根據湯普森的觀點，互助會運動則對於英格蘭工人階級形成有很大貢獻，也影響了當地工會文化。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459-462.

⁵⁷ 在此合作社專指消費合作社(coopérative de consommation)，由工人組成的生產合作社(coopérative de production)在瓦倫謝納地區並不存在。

改善工人物質條件及透過合作社盈餘發展工人教育。1844 年成立的英國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訂下了主要的現代消費合作社原則，包括根據交易量分配盈餘的規範及民主管理等特點。⁵⁸因此，合作社理論上應是工人自發組成的組織。然而，直至 1900 年前，雇主控制下的合作社基本上壟斷了瓦倫謝納地區的合作社運動，當地兩個主要合作社都由雇主倡議發展。分別為 1865 年成立的昂贊礦工合作社(Société coopérative des mineurs d'Anzin)及 1884 年成立的梯聖萊熱鍛造與煉鋼工人消費社(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des ouvriers des forges et aciéries de Trith-Saint-Léger)。前者由昂贊礦業公司支持下所成立，後者則由東北鍛造與煉鋼公司(Forges et aciéries du Nord et de l'Est)支持。⁵⁹

由於自始由雇主控制而成立，這兩個合作社實際上都沒有真正實行羅虛戴爾原則中由合作社員進行民主治理的要求。其中梯聖萊熱鍛造與煉鋼工人消費社從根本上就拒絕民主原則，據其章程，不是所有社員都有權利成為合作社的管理階層，一個社員必須擁有至少 20 分之 1 的股份才得以被選為行政委員會成員。此外，會員大會投票機制也不符合合作社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則，而是根據股份額度來決定。⁶⁰相反地，昂贊礦工合作社從章程上看來完全遵守羅虛戴爾原則，所有會員在會員大會上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合作社管理者。但如同被昂贊礦業公司控制的互助會一樣，管理階層實務上由公司挑選。由於公司提供的物質支持，基層會員很難反對公司的意志。除此之外，公司也透過恫嚇手段來影響會員決策，會議上公開挑戰管理人決策的合作社員有可能遭到公司解雇，而根據此合作社章程，會員必須是昂贊公司員工，簡言之，被解雇的礦工將同時失去合作社員資格。⁶¹在此狀況下，由於基層

⁵⁸ Patricia Toucas-Truyen, "Ébauche des doctrines coopératives et expérimentations avant 1870," in *Les coopérateurs: deux siècles de pratiques coopératives*, ed. Michel Dreyfus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2005), 25-27.

⁵⁹ Enquête préfectorale sur les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en 1887, M455-1, ADN.

⁶⁰ Statuts de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des ouvriers des forges et aciéries de Trith-Saint-Léger, M456-54, ADN.

⁶¹ "Statistique officielle. Coopératives et Economats. Comment le Nord tient la tête," *Bulletin de la Bourse des coopératives socialistes de France* (Paris), February 1908, 5-6.

社員實際上難以影響合作社決策，他們參與會員大會的興趣並不高，1884 年至 1914 年間昂贊礦工合作社會員大會的出席率平均僅有 18.7%。⁶²由雇主所控制的合作社自然並不發展工人運動宣傳，其功能僅限於降低工人生活費用。在必要時，甚至能成為雇主打擊工人運動的有力工具，昂贊礦業公司會在礦工罷工時關閉提供廉價商品的合作社，以增加罷工工人因失去收入來源而承受的壓力。⁶³

如上所述，雇主與地方仕紳對於瓦倫謝納地區工人結社具有很強的控制力。透過對這些結社的控制，在避免其成為工人抵抗中心的同時，雇主與仕紳能夠進一步將其引導為「道德化」(moralization)的載體，透過這些社團來傳遞他們希望工人接受的世界觀與價值體系。這些結社的倡議者有時直接承認它們道德教育之功用。當 1853 年海姆市議會決議成立互助會時，議會主張互助會將是一個重要事業，其能夠透過培養「工人節約的習慣」以及「建立工人和他們雇主之間的紐帶」來道德化工人。⁶⁴1872 年一份警察報告指出，昂贊礦業音樂社團(Société de musique des mines d'Anzin)成立目的是為了「透過培養工人音樂愛好發展工人才智以提高其道德」。⁶⁵而位於孔代(Condé-sur-l'Escaut)的聖瓦農互助會(Société de Saint-Wanon)的章程則明白指出此協會目的是「為改善工人道德條件做出貢獻」。⁶⁶

互助會與娛樂社團通常規定成員必須參加會員大會及其舉辦之慶典，這些場合創造了其傳播道德價值的機會。聖瓦農互助會於每次會員大會前會舉辦一場短暫的演說，主題涉及道德教育及對工人的勸告。⁶⁷這些活動場合涉

⁶² Georges Cordi, "La Société coopérative des mineurs d'Anzin: approche d'une histoire interne 1865-1950" (Villeneuve d'Ascq: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é de Lille III, 1985), 49.

⁶³ "Réunion publique pour les coopératives," *L'Avenir* (Valenciennes), 8-15 September 1901, 2-3.

⁶⁴ Extrait du registre des délibérations du conseil municipal de Raismes du 10 février 1853, M226-839, ADN.

⁶⁵ Rapport du commissaire de police du 8 septembre 1872, M222-175, ADN.

⁶⁶ Statuts de la Société de Saint-Wanon, M226-182, ADN.

⁶⁷ Statuts de la Société de Saint-Wanon, M226-182, ADN.

及宗教要素的狀況並不少見，海姆互助會會員大會總是以教堂舉行的彌撒作為開始，一篇會議紀錄如此描述：

上午10點，許多一般會員和榮譽會員參加了在當地教堂舉行的莊嚴彌撒。彌撒前，本堂神父為一面華麗的紅色錦緞旗幟祝福，旗幟上有著此協會的主保聖人聖若瑟；旗幟上選用金字寫著格言：「聯合就是力量」。宣讀福音之後，侯塞神父以一種動人的即興演說，使他的聽眾（幾乎全部是工人）在將近4分之3個小時的時間裡持續地傾聽。他慈父般的建議似乎得到所有聽眾完全的欣賞，並在他們心靈上留下了有益的印象。⁶⁸

實際上，許多這些雇主與仕紳控制下的互助會與娛樂社團和天主教會之間保持著一定的關連。這些協會時常以主保聖人為名，其名稱有時反映出主要成員的職業組成，如以礦工主保聖人聖芭芭拉(Sainte-Barbe)或是以金屬工主保聖人聖艾洛(Saint-Éloi)為名的社團，有時則反映社團活動，如以音樂家的主保聖人聖塞西爾(Sainte-Cécile)為名的音樂社團，有時則是使用城鎮的主保聖人為名，如孔代的聖瓦農互助會。這些協會也要求其成員參與宗教活動，尤其是相對應主保日的彌撒。這種雇主與教會的合作關係狀況無疑地激發了工人運動家對教會的不滿，如同勒費弗爾於 1904 年聖芭芭拉節(Fête de Sainte-Barbe)之際對礦工所陳述的：

在所有昂贊礦場所在的市鎮中，極富有的礦業公司都成立了音樂社團，今日我們會看到這些社團由工程師與礦場主任先生等人帶領前往參加彌撒。在壓榨你們一整年之後，他們想把你們帶往充滿謊言與可怕事物的教堂，在那裡會有一位狂熱的教士過來向你們宣揚所謂神聖的美德，並承諾你們幸福的生活……在另一個世界。⁶⁹

這些協會的道德化任務中，天主教會時常扮演了重要角色。這種雇主與教會的合作實際上在瓦倫謝納並不罕見，雇主出資在工人住宅區建設教堂，

⁶⁸ Compte rendu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 de Raismes du 19 mai 1856, M226-839, ADN.

⁶⁹ "Sainte-Barbe,"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4 December 1904, 2.

並協助教會保留信徒，相對地，他們期待教會的教導能夠強化工人的順從與秩序，降低工人對於雇主權威的抗爭情緒。昂贊礦業公司要求任何進入公司擔任礦工學徒者必須有初領聖體(*première communion*)或是勤奮地參與教理課(*catéchisme*)的證明。⁷⁰ 而德南昂贊高爐冶金公司(*Société des hauts fourneaux et des forges de Denain et Anzin*)則在其建立給工人孩童就讀的學校中聘請修女擔任教師。⁷¹

除了這些積極的道德化活動外，結社對於雇主與仕紳來說還有另一個作用。其能夠滿足工人社交需求，提供一個適當的社交替代品，取代他們眼中危險且不道德的社交形式：酒館(*cabaret*)。⁷²酒館是工人重要的社交場域，也因此常常成為工人騷動的中心，政治、工會聚會、甚至於罷工的討論通常都在酒館中舉行。⁷³也因此，對雇主與仕紳而言，讓工人們遠離酒館，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同時也是避免工人接觸政治討論及工會活動的手段。

多數互助會都有針對飲酒問題的條款，大部分規定因酗酒問題造成的疾病與傷害將不予以救濟，如瓦倫謝互助會(*Union valenciennoise*)章程第 20 條所規定。⁷⁴德南礦工互助會章程第 46 條則禁止生病成員前往酒館，否則將取消相應的補助。⁷⁵若說這些條款能夠單純以互助會提供救濟時的財務風險來解釋，有些互助會卻更進一步脫離救濟的框架，而干預會員私生活領域。盧爾許玻璃工互助會(*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 des ouvriers des verreries de Lourches*)規定，會員若被發現在公共道路上呈現酒醉的狀態，將會被提報到會員大會上，

⁷⁰ Diana Cooper-Richet, *Le peuple de la nuit* (Paris: Perrin, 2011), 63.

⁷¹ Odette Hardy-Hemery, "Des quartiers et cités aux villes-usines dans les mines et la sidérurgie du Denais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L'archéologie industrielle en France*, no.24-25 (1994): 228-230.

⁷² Milan Vulic, "Le cabaret, le bistrot, lieu de la sociabilité populaire dans le bassin houiller du Nord-Pas-de-Calais (1750-1985)," (Villeneuve d'Ascq: PhD diss., Université de Lille III, 1990), 126, 363-365.

⁷³ Jacqueline Lalouette, "Les débits de boissons urbains entre 1880 et 1914," *Ethnologie française* 12, no.2 (1982): 134.

⁷⁴ Statuts de l'Union valenciennoise, M226-1126, ADN.

⁷⁵ Statuts de la 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 des ouvriers mineurs de Denain, M226-208, ADN.

而如果再犯，他將可能被開除出互助會，此規定等同間接地限制了其成員前往酒館的自由。⁷⁶

綜上所述，十九世紀瓦倫謝納地區雇主發展了一個工人協會社交網絡作為其家長式社會控制的一部分。這些協會覆蓋了工人生活各種面向，音樂社團與體育社團滿足工人日常娛樂與休閒需求，合作社提供廉價生活用品，而互助會則提供疾病與意外發生時的救濟。在此網絡中，工人即使在勞動場域之外也仍然持續地受到雇主與仕紳的秩序監管以及價值灌輸，解釋了當地工人意識與政治化的滯後。當然我們亦可強調這種體制下工人的能動性以及對此體制的自發性認同，而不將工人視為單純被控制與操縱的對象。但無論採取哪一種視角，這個既存體系都構成社會主義發展過程必須面臨的阻礙。為此，社會主義者必須建立一套工人自治的協會社交替代形式來與雇主和仕紳所構築的體系進行競爭，方能成功地促進社會主義在工人群體中的擴展。就此角度而言，社會主義在瓦倫謝納的發展過程亦是工人尋求其自治性的過程。

三、1890 年後瓦倫謝納地區自治工人結社之發展、 特徵與行動模式

1893 年，社會主義首次在瓦倫謝納政治舞台上扮演可見的角色。在此年舉行的國會大選中，社會黨於瓦倫謝納第三選區推派的候選人在第一輪選舉中得到了 12% 選票。⁷⁷ 這個選舉結果看似平庸，實際上已經遠超越社會主義在 1880 年代的影響力。一份警察報告指出，許多地方人士對於社會黨候選人能夠在此社會主義仍不為人知的選區中獲得這樣的結果而感到非常訝異。⁷⁸

然而，社會主義初步突破並非全然生於烏有，1890 年開始發展的玻璃工會扮演了引介社會主義進入瓦倫謝納地區的重要角色。由玻璃工人首先發起對當地雇主與仕紳控制秩序的侵蝕與挑戰並不令人意外，玻璃工人長期被視

⁷⁶ Statuts de la 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 des ouvriers des verreries de Louches, M226-711, ADN.

⁷⁷ Recensement général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e 1893, M37-34, ADN.

⁷⁸ Rapport du commissaire spécial de Blanc-Misseron du 8 janvier 1894, M595-33, ADN.

為工人菁英，甚至被稱為工人貴族，作為高技術工人，比起其他領域，擁有面對雇主的高度談判能力。十九世紀末玻璃製造業開始了機械化進程，玻璃工人的技術性開始下滑，但仍保持相對高的自治性，他們開始組成職業協會試圖保衛他們的職業利益。玻璃工人在 1890 年代初的抗爭活動基本上是一場全國範圍的運動，瓦倫謝納玻璃工人亦受到此國家層級的影響而開始組織起來。⁷⁹在組成工會與玻璃廠主對抗的過程中，瓦倫謝納玻璃工嘗試引進社會主義組織強化他們的力量。因此，已在鄰近里爾地區(arrondissement de Lille) 扎根的社會黨此時透過玻璃工會的中介成功進入了過去難以滲透的瓦倫謝納地區，奠下了此地社會主義的基礎，而玻璃工人也成為瓦倫謝納最早的社會主義者。⁸⁰

1893 年選舉前夕，法國社會主義領袖之一的茹爾·蓋德(Jules Guesde, 1845-1922)曾來到德南進行宣傳，⁸¹之後此地便成立了瓦倫謝納地區第一個社會黨地方黨部。而當時邀請蓋德前來演說的，不是別人，正是當地的玻璃工人。⁸²在成立初期，德南黨部與當地玻璃工會的成員高度重疊，實際上，這兩個組織一開始甚至設置於同一地點，都位於未來將成為德南副市長的費德里克·米諾(Frédérique Minot, 1856-1923)所經營的酒館「人民之家」(La Maison du Peuple)

⁷⁹ 關於十九世紀末玻璃工會的發展，參見 Joan Wallach Scott, *The Glassworkers of Carmaux: French Craftsme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a 19th Century 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⁸⁰ 美國學者麥可·漢納根(Michael P. Hanagan, 1947-2018)在關於法國中部聖艾蒂安工業區(région stéphanoise)的研究中也注意到，具有較多抗爭資本的工匠扮演著領導工人運動，並將戰鬥精神(militantisme)與抗爭模式傳播至產業工人的重要角色。Michael P. Hanagan,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Artisans and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ree French Towns, 1871-191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209-217.

⁸¹ 關於蓋德生平與思想，參見 Jean-Numa Ducange, *Jules Guesde. L'anti-Jaurès?* (Paris: Armand Colin, 2017). 或見英譯版 Jean-Numa Ducange, *Jules Guesde. The Birth of Socialism and Marxism in France*, tran. David Broder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⁸² Rapport du sous-préfet de Valenciennes du 17 janvier 1894, M595-33, ADN; Historique de la section de Denain, 199J-168, Fonds Fédération du Nord du Parti Socialiste, ADN.

之中。米諾在酒館閣樓擺放桌椅，讓工會與黨部成員能夠在此自由地討論，以避免「洩露內情」(à l'abri des indiscretions)。⁸³

我們看到瓦倫謝納社會主義最初便是依靠著自治工人結社的中介才得以生根。然而此時，除了玻璃工之外，其他工人仍然難以組織起來。1897年，瓦倫謝納第一份社會主義報紙《直言者》(*Le Franc Parleur*)如此說道：

以我們這區來說，受到某些有私利的人灌輸操縱——迄今為止這些人一直在否定、曲解並向這些機構(工會)宣戰——某些工人本身遠離了這種保護工資的防禦手段，甚至可以說是遠離了保護他們自由的手段……我們的省(諾爾省)，尤其是瓦倫謝納地區，幾乎可以說對此種工人運動持抵抗態度。⁸⁴

工人結社的缺乏，尤其是人數眾多，卻強烈受到雇主控制之礦工社群缺乏自主性組織的情況下，對於社會黨進一步發展構成了難以忽視的阻礙。1898年，雖然社會黨已在瓦倫謝納將近20個市鎮建立了黨部，⁸⁵並成功在當地3個選區都推派出候選人，卻未能避免在當年國會大選中再次失敗，這讓當地社會主義者了解到單憑政治組織無法吸引更多工人加入其陣營，必須發展更多樣的工人結社以擴大其影響力。⁸⁶

瓦倫謝納社會主義者首先推展工會組織。社會黨最初得到玻璃工會的支持而得以扎根，此時社會主義者反過來協助建立其他職業工會。在他們幫助下，礦工、金屬工及陶瓷工人工會都於1898年相繼成立，自此工會運動開始發展。到了1914年，瓦倫謝納地區共存有25個工會，並擁有1個包含9個

⁸³ Rapport du commissaire spécial de Valenciennes du 8 janvier 1894, M595-33, ADN. 法國工人運動史家克勞德·維拉(Claude Willard, 1922-2017)指出十九世紀末社會黨地方組織時常設置在酒館之中，這些酒館老闆可能本身是黨員或支持者，也可能只是為了增進酒館收入而接納黨部。而為了避免警察監視，這些酒館會提供一些隱密空間提供會議討論，這裡我們觀察到了相當類似的現象。Claude Willard, *Le mouvement socialiste en France, 1893-1905: Les guesdistes*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5), 98.

⁸⁴ “Les syndicats professionnels,” *Le Franc Parleur* (Valenciennes), 11 April 1897, 1.

⁸⁵ Liste des organisations au deuxième Congrès général des organisations socialistes françaises, M154-73, ADN.

⁸⁶ Rapport du commissaire spécial de Lille du 14 octobre 1898, M626-19, ADN.

工會的區域性跨職業工會聯盟。⁸⁷這些工會中，除了上述提到的職業外，還包括了織布工、煙斗製造工、伐木工、麵包工人、建築工及印刷工人的工會。其中最重要的昂贊礦工工會(Chambre syndicale des ouvriers mineurs du bassin d'Anzin)，會員人數在 1900 年甚至達到了 12,000 名之譜，之後雖然隨著各類事件而有強烈人數波動，此工會人數都維持在數千人以上。⁸⁸

由於仰賴社會黨協助而成立，瓦倫謝納工會與社會黨成員之間自始就有相當程度的相互滲透。許多工會領導階層成員都是社會黨黨員，像是 1899 年至 1914 年間擔任昂贊礦工工會總書記的亞歷山大·貝克松(Alexandre Bexant, 1864-1915)、擔任昂贊礦工工會會長的勒費弗爾，以及擔任費納與埃科彭玻璃窗工人工會(Syndicat des verriers à vitres de Fresnes et d'Escautpont)書記的路易·波耶(Louis Proër, 1874-1930)。這些工會領導人除了都是黨員以外，也幾乎都是由社會黨提名而當選的市議員，其中勒費弗爾更是在社會黨支持下，於 1911 年成為德南市長，並於 1914 年當選國會議員。工會與社會黨成員之間交織的現象不僅限於工會領導階層，在基層亦可觀察到這種成員身份的雙重歸屬。許多工人宣稱，他們之所以成為工會會員，必須歸功於社會黨。⁸⁹於 1906 年當選國會議員，瓦倫謝納社會黨領導人之一的亨利·杜赫(Henri Durre, 1867-1918)也曾觀察到此地區社會黨中活躍的成員幾乎都加入了工會。⁹⁰

我們可以看到，在瓦倫謝納，社會黨自最初成立就與工會維持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關係並非一方對另一方單向的支配，這是瓦倫謝納地區政黨-工會關係的主要特色。雖然瓦倫謝納地區位於社會黨中蓋德派(guesdisme)影響力的輻射範圍，援引德國社會民主黨模式(modèle social-

⁸⁷ Liste des syndicats professionnels au premier janvier 1914, M596-2, ADN.

⁸⁸ Fiches de renseignement sur la Chambre syndicale des ouvriers mineurs du bassin d'Anzin, M596-30, ADN.

⁸⁹ "La lutte de classe," *L'Avenir* (Valenciennes), 10-17 March 1901, 1.

⁹⁰ "Explications," *L'Avenir* (Valenciennes), 3-10 February 1901, 1.

démocrate)的蓋德派所鼓吹的，工會之於政黨的從屬關係在此地並不存在。⁹¹此社會主義派系強調政治行動相較於其他工人運動形式的至高地位，主張政黨高於工會，工會必須聽從其指示，並認為罷工是無效率的行為，需要巨大犧牲卻僅能得到雇主有限的退讓，此行動本身無法達到解放目的，其至多僅能作為社會主義宣傳、組織工人及喚醒其意識的手段，主張唯有透過政治行動掌握政治權力才能達成革命目標。⁹²然而另一方面，瓦倫謝納的政黨-工會關係也不同于光譜另外一端，於法國總工會中(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佔支配性的「革命工會主義」(syndicalisme révolutionnaire)。⁹³革命工會主義者強調工人面對國家與政黨時的自主性，反對議會路線(parlementarisme)與選舉行動(action électorale)，認為只有透過工人自身的「直接行動」(action directe)，透過罷工直接向資本家施壓，才能為工人謀求立即而確切的物質條件改善。⁹⁴而除了透過「局部罷工」(grève partielle)維護工人的日常訴求，革命工會主義者也相信應透過「總罷工」(grève générale)的方式推翻資本主義催生新社會，以達到完全解放的革命目的，革命成功後，作為生產與分配團體的工會將成為

⁹¹ 法國社會主義運動於 1880 年代發展出多個流派與相應的政黨，蓋德派為其中重要的分支。蓋德派之名來自於其中一位領導人物蓋德，其與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女婿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 1842-1911)於 1882 年成立的法國工人黨被視為法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1901 年與瓦揚派(vaillantisme)合併成法蘭西社會主義黨(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之後於 1905 年進一步與其他法國社會主義政黨組成統一社會主義黨。蓋德派最主要根據地便是瓦倫謝納地區所在的諾爾省，蓋德與拉法格都曾是諾爾省選出的國會議員。關於蓋德派，參見 Claude Willard, *Le mouvement socialiste en France, 1893-1905: Les guesdistes*.

⁹² Claude Willard, *Le mouvement socialiste en France, 1893-1905: Les guesdistes*, 33-35. 必須注意的是，蓋德派援引德國社會民主黨模式時實際上經過簡化，其於德國事實上的實踐則更為複雜，參見王琪，〈1890 至 1914 年間德國自由工會的 formed、發展與意義〉，《成大西洋史集刊》，第 13 期(臺南，2005.06)，頁 1-80。

⁹³ 法國總工會成立於 1895 年，為法國工會的全國性聯盟，今日仍是法國主要的工會聯盟之一。

⁹⁴ 法國歷史學者賈克·朱利亞(Jacques Julliard, 1933-2023)主張革命工會主義更適當的稱呼應為「直接行動工會主義」(syndicalisme d'action directe)，因為 1900 年至 1914 年間法國工會主義在實踐上亦同時具有改革主義的特色。Jacques Julliard, *Autonomie ouvrière: Études sur le syndicalisme d'action directe* (Paris: Gallimard, 1988), 45.

社會重新組織的基礎。⁹⁵法國總工會因此拒絕與社會黨合作，堅持工會自主性與工會作為工人運動的首要角色，這個精神尤其體現在法國總工會 1906 年通過的「亞眠憲章」(Chartre d'Amiens)之中。⁹⁶

瓦倫謝納的政黨-工會關係事實上介於這兩種觀點之間。一方面，比起正統蓋德派，瓦倫謝納社會黨更願意支持工會自主性，尊重工會活動者在手段上與社會主義者的歧異。在總工會通過亞眠憲章後 1 個月，同年甫當選瓦倫謝納選區社會黨國會議員的皮耶·梅蘭(Pierre Mélin, 1863-1929)在當地社會主義報紙《解放》(*L'Émancipation*)中發表〈論亞眠會議：邁向工人團結〉一文，明確地闡述了多數瓦倫謝納社會主義者對於蓋德派與革命工會主義者之間相互對立情況的不滿：

然而，工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朝著同一個目標匯聚：將當前的資本主義所有權制轉變為社會所有權制。我明白兩方各自所提倡的手段不同，這正是問題的核心，也是我們分歧的原因。但正是因為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多種多樣，才令人無法理解，這些擁有相同最終目標的人竟花費大量時間相互攻擊，傷害了他們想要捍衛的事業，並最終使資產階級獲得極大利益。對於正在受苦並急切期待解放的無產階級來說，手段並不重要！誰能聲稱擁有未來革命的秘密？……對於社會主義者、工會主義者或其他運動者來說，繼續內訌是一種罪行，對我們組織的招募和整體宣傳都是有害的。……只需要雙方稍微表達一些善

⁹⁵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革命工會主義者抱有一種總罷工的神話，視其為達成最終革命的有效手段，相信僅要全國工人同時共同停止勞動，就足以在一夕之間推翻資本主義，完成革命。法國總工會為此成立總罷工宣傳委員會(Comité de propagande de la grève générale)，積極地在工人間宣傳總罷工的理論。Michel Pigenet, "Action directe et grève générale," in *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n France de 1814 à nos jours*, eds. Michel Pigenet and Danielle Tartakowsky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4), 286-287.

⁹⁶ 1906 年 10 月，法國總工會於法國北部城市亞眠(Amiens)舉辦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其中一項關鍵議題涉及工會與政黨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與社會黨的關係。經過辯論，支持工會應獨立於政黨的決議案最終獲得壓倒性勝利。此決議案此後成為法國工會運動的重要參照文件，因而被稱做「亞眠憲章」。Michel Dreyfus, *Histoire de la CGT: cent ans de syndicalisme en France* (Bruxelles: Éditions Complexe, 1995), 54-57.

意，尊重每個人的觀點和戰術偏好，就能立即停止這場持續過久的爭吵，其造成的傷口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癒合。⁹⁷

我們看到梅蘭主張社會主義跟工會可以透過各別的行動手段來試圖達到共同的目的，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工會透過政治行動以外的方式達到革命目標的可能性。1907年，梅蘭更聲稱，若工會主義者用他們的方法而比社會主義者更早達到共同的目標，那他「只能為此慶賀」。⁹⁸

另一方面，瓦倫謝納工會運動者遵照法國總工會官方立場，認為面對社會黨時應保持工會的獨立自主，但對工會自治的堅持不代表瓦倫謝納工會支持與政治完全切割。在此工會活動者實際上跟社會主義者持續保持合作的關係，來推動他們的訴求，甚至，如前所述，許多工會活動者亦同時是社會黨黨員。比方說，昂贊與周邊地區金屬工會(Union syndicale de la métallurgie d'Anzin et des environs)隸屬於法國總工會，其書記朱利昂·埃南(Julien Hénin, 生卒年不詳)於1908年邀請當時身為革命工會主義理論支持者的全國金屬工會(Fédération des métallurgistes)書記阿勒馮斯·梅漢姆(Alphonse Merrheim, 1871-1923)到瓦倫謝納舉行一系列的演說宣傳。⁹⁹然而，身為社會黨黨員的埃南在同年亦公開撰文表示，就其個人而言，工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是通過不同的途徑走向同一個目標，將兩者置於對立面對於工人利益來說將是災難性的。¹⁰⁰1907年一份警察報告中亦注意到了瓦倫謝納社會黨與法國總工會旗下工會之間相對友好的關係。¹⁰¹可以看到，瓦倫謝納的政黨-工會關係與整體法國國家層級所展現的圖像有所差異。

這種理論上的彈性賦予瓦倫謝納社會主義者與工會活動家更靈活的行動空間，而不侷限在政治行動與經濟行動的嚴格劃分。首先，各個工會透過罷工手段去捍衛工人種種訴求，這些訴求有時是主動性對雇主施壓試圖獲得

⁹⁷ “À propos du congrès d’Amiens: Vers l’unité ouvrière,”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21 October 1906, 1.

⁹⁸ “Beaucoup de clarté,”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24 March 1907, 1.

⁹⁹ Rapport du sous-préfet de Valenciennes du 12 juin 1908, M595-29, ADN.

¹⁰⁰ “À Monsieur Lopez, directeur de L’Impartial du Nord,”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16 February 1908, 2.

¹⁰¹ Rapport sur les syndicats de l’arrondissement de Valenciennes - leur caractère et leur action, M595-30, ADN.

工人勞動條件的改善，包括提升薪資、降低工時、勞務公平分配或勞動安全保障等。有時罷工則具有防衛性，包括反對調降薪資、抗議雇主單方面勞動時間的調整，或是要求回聘工會認為被不合理的解雇的工人等。1900年至1914年間，瓦倫謝納地區共有157場罷工，其中屬於主動訴求的共有106場，防衛性的有42場，兩者性質兼具的則有9場。這些罷工當然並非每次都能達成工人的訴求，其中只有20場其訴求得到完整接受，部分訴求被接受的有50場，而完全失敗的則有87場。然而，總體而言，仍約有45%的罷工最終使雇主同意了至少一部分訴求，從而帶來工人勞動條件的改善，或者至少是防止其惡化。¹⁰²

相較於其他職業工會主要依靠局部性罷工來進行訴求，最有組織，規模也最大的礦工工會在行動模式上則更為多元。在其成立至1914年間，昂贊礦工工會透過與其他北方地區礦工工會合作，與雇主進行集體協商並簽定協議，如歷次阿拉斯協定(Convention d'Arras)的簽署，來為礦工獲得薪資的提升。¹⁰³而透過1902年及1906年兩次礦工大罷工，礦工成功地使昂贊礦業公司同意部分工會訴求，包括薪資的增加、超時工作需以工人自願為基礎、提高退休金至一年600法郎等。¹⁰⁴而除了與雇主直接談判，昂贊礦工工會也與其他地區礦工工會協同，在全國礦工工會聯合會(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mineurs)的框架下，透過與社會黨國會議員合作，以全國性動員來施壓政府通過保障礦工的社會

¹⁰² 以上數字來自我們對此年間法國政府每年出版的《罷工與和解仲裁統計》(*Statistique des grèves et des recours à la conciliation et à l'arbitrage*)中瓦倫謝納地區相關統計的分析，篇幅所限無法一一羅列書目資訊。

¹⁰³ 阿拉斯協定被視為法國第一個勞資集體協定(*convention collective*)。最初於1891年由加來海峽省(Pas-de-Calais)及一部分的諾爾省礦工工會與當地礦業公司簽署。昂贊礦工工會成立後不久，於1899年便開始加入阿拉斯協定談判。關於阿拉斯協定的起源與內容，見Marcel Gillet, "Aux origines de la première Convention d'Arras: le bassin houiller du Nord et du Pas-de-Calais de 1880 à 1891," *Revue du Nord*, no.154 (1957): 111-123.

¹⁰⁴ Ministère du commerce, de l'industrie, des postes et des télégraphes, *Statistique des grèves et des recours à la conciliation et à l'arbitrage survenus pendant l'année 1902*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3), 407-412. 原先礦工退休金為一年360法郎，而礦工訴求則為一年730法郎。Diana Cooper-Richet, *Le peuple de la nuit*, 363.

立法。¹⁰⁵這項努力於 1912 年獲得成功，使國會通過了將礦工每日工時限制在 8 小時的法律。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工會運動者同時透過罷工的直接行動和議會路線的政治行動來追求工人利益的有效改善。

在世紀之交，瓦倫謝納工會運動開始快速發展之際，工人運動家亦開始試圖建立具自治性的工人消費合作社。如前所述，此地合作社長期由雇主主導，工人合作社一開始就必須面對這個業已存在的強大競爭者。瓦倫謝納具工人自治性的合作社之長期缺乏本身即證明，在雇主控制下家父長式的合作社，或者職工福利社(*économat*)已經提供實惠且具競爭力商品的情況下，創建合作社這種以降低生活成本為主要目標的工人自治性結社需要面對艱鉅的困難。只有在其他新成立的工人組織與援下，自主的工人合作社才得以誕生。瓦倫謝納新興的社會黨與工會在此地合作社成立過程中便扮演了重要角色。

社會黨與工會提供了挑戰雇主權威所需的戰鬥精神，這種戰鬥精神對於動員第一批工人反對雇主創建的機構是不可或缺的，也因此，最初的工人合作社員通常是工會成員或社會黨員。1900 年 7 月，昂贊礦工工會各分部代表在會議上決議，每位代表都應在其所在的分部積極宣傳工人合作社。¹⁰⁶工會希望工人自我管理的合作社之成立可以使工人「一旦離開礦坑，就能完全擺脫雇主的監管」。¹⁰⁷經過數個月的努力宣傳，礦工成功於同年 11 月在德南成立了博愛合作社(*La Fraternité*)。¹⁰⁸而在聖阿蒙(*Saint-Amand-les-Eaux*)，社會黨當地黨員於 1901 年創立了聖阿蒙博愛合作社(*Fraternelle amandinoise*)，此合作社歷任管理者、行政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成員幾乎都是社會黨員，其中許多人甚至是黨部幹部。¹⁰⁹因此，政黨與合作社之間或者工會與合作社之間成員的

¹⁰⁵ 值得注意的是，1903 年至 1910 年間，昂贊礦工工會總書記貝克松亦同時兼任全國礦工工會聯合會總書記，使昂贊工會在全國聯合會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¹⁰⁶ *Rapport du chef de gare de Denain-Mine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mines d'Anzin du 21 juillet 1900*, 4785,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¹⁰⁷ François Lefebvre, *Histor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à Denain*, 20.

¹⁰⁸ 此合作社直至一戰前，為瓦倫謝納地區最大的工人自治合作社，共有 1,500 名會員，年營業額超過一百萬法郎。Enquête préfectorale sur les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en 1914, M455-6, ADN.

¹⁰⁹ Procès-verbaux des assemblées générales, 177J-1,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雙重隸屬並不少見。事實上，瓦倫謝納許多工人運動者甚至有著三種工人組織的三重歸屬，勒費弗爾便是一個典型例子。他自德南博愛合作社成立以來便擔任會長，同時也是社會黨德南黨部成員及昂贊礦工工會會長，他能夠於 1911 年成為德南市長並進一步於 1914 年當選為國會議員，他背後的結社網絡無疑地扮演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除了心理上的支持，財務上的額外支持也不可或缺。合作社是一種需要大量財源的工人結社，商店租金、商品成本與人事費用等都需要耗費一定程度的資金。在初始階段，即使有著工會與政黨成員的積極參與，有時並不足以提供足夠的資本，這時其他工人組織的財務支持便發揮重要功能。舉例而言，昂贊礦工工會在 1900 年決議以工會資金支持德南博愛合作社的成立。¹¹⁰

得到社會黨與工會支持，合作社得以快速發展。根據諾爾省政府合作社調查中顯示，1914 年瓦倫謝納存在著約 50 個消費合作社，¹¹¹主要的工人市鎮都擁有至少一個合作社。¹¹²這些合作社不必然全都與政黨或工會之間保持著如上述兩個案例般同樣明確的關係，但瓦倫謝納社會主義報刊頻繁地刊登其中許多合作社的消息，證實這些合作社與此地工人運動的密切關聯。另一方面，這些合作社絕大多數都於 1900 年之後成立，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之前所創建的合作社，瓦倫謝納合作社運動在此世紀之交的蓬勃發展，與同一時間瓦倫謝納工會與社會黨的興起顯然有著密切關聯。

由工人主導的合作社與雇主控制的合作社運作上有著顯著的差異。若說後者將其活動範圍限制在降低生活成本上，前者則強調對其他工人組織的補充功能，它們將一部份盈餘用於工人運動，其可支援工會罷工，亦或是支持社會黨的選舉與宣傳費用。聖阿蒙博愛社每年提撥營業額的 2% 作為支援工

¹¹⁰ Rapport du chef de gare de Denain-Mine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mines d'Anzin du 24 juin 1900, 4785,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Rapport du chef de gare de Denain-Mine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mines d'Anzin du 12 juillet 1900, 4785,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¹¹¹ 必須注意，前節所提到兩個雇主合作社也包含在此統計之中。

¹¹² Enquête préfectorale sur les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en 1914, M455-6, ADN.

人運動的儲備資金，其中一部分甚至直接分配給社會黨使用。¹¹³舉例而言，1911年此合作社共提撥了865法郎給社會黨，其中一半分配給聖阿蒙黨部自由運用，另一半則上繳給諾爾省黨部。¹¹⁴而德南博愛合作社，由於得到礦工工會大力支持而成立，早在成立階段，其支援罷工的潛在能力便多次在招募合作社成員時被提及，以吸引礦工的支持。¹¹⁵這個設想在前述1902年及1906年礦工大罷工期間轉化成實際的行動。德南博愛合作社在罷工期間，允許罷工者用賒帳的方式購物，使他們可以在缺乏收入的情況下繼續向合作社採買生活所需用品，強化礦工進行長期抗爭的抵抗能力，這是支援罷工最重要的手段。在1902年罷工期間，此合作社以賒帳的方式向社員提供了將近90,000法郎的商品。¹¹⁶除此之外，1906年罷工時，合作社還透過按成本價向組織罷工的罷工委員會提供麵包以及向罷工者免費發送麵包的方式來提高礦工抵抗能力，後者數量較為有限，以防止對財務狀況產生過大的衝擊。¹¹⁷最後，工人合作社對雇主合作社擁有制衡的功能，此前提及雇主在罷工時會以關閉合作社的方式打擊罷工者，這個手段在面臨工人自治合作社的競爭後便不再實行，以防其社員流失到後者。¹¹⁸

除了工會與合作社這兩種主要目的為增進工人物質利益的工人結社以外，自由思想社(*société de libre pensée*)這種政治與意識形態更強烈的社團亦是與瓦倫謝納社會黨關係相當密切的結社形式。自由思想社是一種以「反教權

¹¹³ Règlement de la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de 1901, 117J-12,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¹¹⁴ Tableau de la situation du comité spécial 1911-1912,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¹¹⁵ Lettre du sous-préfet de Valenciennes du 11 octobre 1900, M154-73, ADN; Rapport du chef de gare de Denain-Mine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mines d'Anzin du 24 juin 1900, 4785,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Rapport du chef de gare de Denain-Mine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mines d'Anzin du 2 septembre 1900, 4785,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¹¹⁶ "Monographie de la Fraternité," *Bulletin de la Bourse des coopératives socialistes de France* (Paris), January 1908, 4.

¹¹⁷ "Monographie de la Fraternité," 5.

¹¹⁸ "Mineurs inconscients,"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19 November 1905, 3.

主義」(antycléricisme)為宗旨的協會，反對天主教會對於政治與社會的干預，通常在下層群眾中招募成員。¹¹⁹主要行動模式是透過各類公開演說及遊行示威來宣傳反教權思想。此外，自由思想社特別鼓勵及協助舉辦「世俗化聖事」(sacrements laïques)，如世俗喪禮(enterrement civil)，來取代天主教儀式，以此來降低教士對於群眾的影響力。¹²⁰

與工會和合作社不同的是，瓦倫謝納幾個主要城市自由思想社團的出現實際上早於社會主義發展，德南哲學社(Philosophie denaisienne)、昂贊哲學社(Philosophie anzinoise)、瓦倫謝市(Valenciennes)¹²¹的狄德羅之子社(Enfants de Diderot)及聖阿蒙的伏爾泰之子社(Enfants de Voltaire)都成立於 1894 年前。然而，如同其他法國北方地區，這些早期自由思想社在世紀之交轉向了社會主義，許多社團幹部都成為社會黨員。¹²²此外，隨著社會主義發展，自由思想社也從 1894 年之前的 4 個，迅速在瓦倫謝納地區擴展到十數個。1905 年，這些社團甚至成立了一個區域聯盟，組成瓦倫謝納區自由思想委員會(Comité de la libre pensée de l'arrondissement de Valenciennes)，以強化自由思想宣傳。¹²³

自由思想社早在社會主義發展前便已在此地出現此一事實指出反教權主義實際上並非僅是社會主義者的專利。整體而言，法國共和派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反教權觀念，相關思潮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瓦倫謝納這些自由思想社的社名可明顯看到自由思想家將啟蒙哲學視為重要參照，其中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對教會的批判尤其具有深遠影響。啟蒙哲士的反教權思想經歷了法國大革命以及十九世紀多次的政權擺盪，一路傳承到第三共和時期。除了此知識源流以外，法國天主教會與君主派長期的緊密關係，既所

¹¹⁹ Jacqueline Lalouette, *La libre pensée en France: 1848-1940*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99.

¹²⁰ Robert Vandenbussche, "Libre pensée et libres penseurs dans le Nord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in *Libre pensée et religion laïque en France. De la fin du Second Empire à la fin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Strasbourg: CERDIC Publications, 1980), 155-156.

¹²¹ 為瓦倫謝納地區的行政中心所在地(chef-lieu)。

¹²² Robert Vandenbussche, "Libre pensée et libres penseurs dans le Nord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152.

¹²³ "Comité de la libre pensée de l'arrondissement de Valenciennes,"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8 October 1905, 1.

謂「王座和祭壇的聯盟」(union du trône et de l'autel)，¹²⁴也強化了共和派的反教權主義。如同 1877 年時共和派領導人之一的雷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 1838-1882)在國會上宣告「教權主義即敵人！」(Le cléricalisme, voilà l'ennemi !)¹²⁵當共和派掌握政權，他們便開始致力於降低教會的政治與社會影響力。1880 年代溫和共和派推動的教育世俗化，以及 1902 至 1906 年之間由激進共和派所推動的進一步反教權政策正是此脈絡下的產物。¹²⁶

然而，雖然反教權主義影響了絕大多數的共和派，這種思想在不同社會群體上卻發展出不同的變體。瓦倫謝納由於其地區職業結構組成，當地自由思想社主要在工人社群中招募成員，在論述上展現出「工人反教權主義」(l'anticléricalisme ouvrier)的特徵。法國工人反教權主義約在十九世紀中葉出現，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出現，教會對雇主以及現存社會秩序的維護激起了工人對於教會的敵意，滋養了工人反教權主義的發展。過去王座與祭壇聯盟的傳統形象，在工人眼中被「教會和保險櫃」(L'Église et le coffre-fort)的聯盟所取代。¹²⁷因此，工人的反教權心態一部分來自他們對於教會在勞資關係中態度上傾向雇主的敵意反應。這種來自經驗的反應進一步結合了十九世紀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對於教權，乃自於宗教本身的理論批判。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與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1814-1876)、社會主義者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 1805-1881)、以及將宗教視為「人民的鴉片」(opium du peuple)的馬克思等理論家的作品對於法國工人運動中

¹²⁴ Jacqueline Lalouette, *Histoire de l'anticléricalisme en Fran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20), 55.

¹²⁵ Jean-Marie Mayeur, *Les débuts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1871-1898*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3), 38.

¹²⁶ Serge Berstein, "Naissance des partis politiques modernes," in *L'Invention de la démocratie, 1789-1914*, eds. Serge Berstein and Michel Winock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2), 549-553.

¹²⁷ Jean Bruhat, "Anticléricalisme et mouvement ouvrier en France avant 1914: Esquisse d'une problématique," *Le Mouvement social*, no.57 (1966), 74.

反教權思想產生深遠影響。¹²⁸源自工人經驗的反教權情感在這些十九世紀的政治經濟學發展中找到了理論和哲學基礎，發展出與傳統反教權思想有所差異的工人反教權主義。

在瓦倫謝納自由思想社中，這種反教權主義的特殊形式於 1880 年代並不顯著。然而，隨著 1890 年代末當地自由思想社轉向社會主義，工人反教權主義便明確地呈現於瓦倫謝納自由思想家的論述之中，將反教權主義抗爭與社會主義反資本主義的修辭結合起來。雖然並非經濟組織，自由思想社宣傳上時常套用經濟與社會的視角來強化工人對反教權思想的接受性，向工人強調雇主與教士的合作關係，將反教權議題連結上工人所關注的實質物質條件問題。瓦倫謝納的反教權宣傳中不斷強調要對抗「教權主義與資本」(le cléricalisme et le capital)，¹²⁹批評教會幫助資本家麻醉了工人，推遲了社會革命的進程。¹³⁰在此視角下，對社會主義自由思想家而言，反教權主義與反資本主義可以說是互補的。

四、工人結社作為社會主義政治化的社交場域

上述三種工人結社，儘管各自具有獨特的活動領域，但它們亦共享著一項關鍵功能：社交。在此，我們回到最初所提及阿居隆關於協會社交在下層階層政治化過程中發揮重要功能的假設。我們認為，當工人面對著既存的雇主和仕紳協會社交網絡控制時，瓦倫謝納社會主義透過這些結社成功地形塑了一個具備與前者競爭潛力的替代性社交網絡，並使其成為一個工人政治化的場域。

這三種工人結社中，合作社於社交領域中扮演最核心的角色。由於合作社主要功能是販賣食物、衣物、煤炭等日常必需品，與工人日常生活有著最

¹²⁸ Philippe Boutry, “La gauche et la religion,” in *Histoire des gauches en France Tome 1*, eds. Jean-Jacques Becker and Gilles Candar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334. 相較於前三者，馬克思主義的反教權思想對於法國工人運動的影響較遲，主要在十九世紀末才透過蓋德派的引介滲透進法國。Jean Bruhat, “Anticléricalisme et mouvement ouvrier en France avant 1914: Esquisse d’une problématique,” 80.

¹²⁹ Rapport du commissaire spécial de Valenciennes du 20 octobre 1896, M154-66, ADN.

¹³⁰ Rapport du commissaire spécial de Valenciennes du 23 décembre 1901, M154-74, ADN.

緊密的連繫，本身就能夠吸引工人日常性的拜訪。另一方面，由於合作社本身能夠產生金錢的盈餘，使其擁有足夠資源進一步推展各種能夠吸引工人的活動，讓工人盡可能地停留在此專屬工人的社交空間之中。

首先，考量到酒館社交是瓦倫謝納工人文化的一部分，許多工人合作社在商店裡頭建立了小酒吧來延長工人採買後於合作社空間停留的時間。在這裡可以舉行聚會，向工人群眾介紹社會主義和工會，甚至直接在此放置社會主義報刊。聖阿蒙博愛合作社於 1907 年決議訂閱一年份的《社會主義》(*Le Socialisme*)，¹³¹提供社員閱讀與討論。¹³²合作社亦組織瓦倫謝納地區酒館中常見的傳統娛樂活動，進一步加強對當地工人的吸引力，如聖阿蒙博愛合作社曾舉辦法國北方常見的弩弓比賽(*tir à l'arbalète*)。¹³³

合作社也透過其盈餘協助組織具工人自治性的音樂社團。如前述，由於音樂社團成立有著較高門檻的資金需求，因而創造了工人與雇主或仕紳之間的依賴關係。1905 年，德南社會主義者開始倡議成立工人自治的音樂社團，主張「即使在音樂方面，工人解放也僅能是工人自己的成果」。¹³⁴隨後，德南博愛合作社便協助在當地建立一個工人銅管樂隊(*Fanfare ouvrière*)。¹³⁵同樣地，1907 年，在聖阿蒙也成立了一個社會主義銅管樂隊(*Fanfare socialiste*)，由聖阿蒙博愛合作社為其提供財政支持，用於舉辦節日活動、購買樂器和旗幟等。¹³⁶這些樂隊能夠提供當地社會黨、工會及合作社相關活動時所需的音樂演奏，這些演出不僅限於其所成立的市鎮，時常也支援瓦倫謝納地區其他沒有工人自治音樂社團存在之市鎮的工人運動。

¹³¹ 《社會主義》是發行於 1907 年至 1913 年之間的一份週刊，由蓋德本人擔任主編。

¹³² *Registre de la caisse de propagande de 1907*,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Note de la réunion de la commission spéciale du 31 octobre 1907*,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¹³³ *Note de la réunion de la commission spéciale du 9 juin*,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Note de la réunion de la commission spéciale du 31 octobre 1907*,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¹³⁴ “*Fanfare ouvrière*,”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19 November 1905, 2.

¹³⁵ François Lefebvre, *Histor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à Denain*, 26.

¹³⁶ *Registre de la caisse de propagande de 1907-1908*,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我們看到這裡合作社提供的社交活動並非憑空而生，而是融入當地傳統工人社交與娛樂活動，透過訴諸民間傳統來強化合作社的擴張與宣傳。實際上，這些工人合作社早在創建之初就已經試圖透過將傳統習俗融合進合作社活動來降低招募合作社成員的難度。德南博愛合作社於 1900 年 12 月 4 日舉辦開幕典禮，¹³⁷這個日期顯然不是隨意選擇的，因為 12 月 4 日正是礦工主保聖人聖芭芭拉的主保日，也是一年中對礦工最重要的節日。此時，礦工會舉辦整年最大的慶祝活動，慶典從 12 月 3 日晚上開始展開，有時甚至延伸到 12 月 5 日，整個礦工社群會參與一連串的活動，包括家庭宴會、購置新衣、遊行、舞會等。礦工為此節日願意花費大量金錢，甚至在慶典前數週，許多礦工自願加時工作來賺取更多的薪資以應付聖芭芭拉節的開銷。¹³⁸由於此節日對於礦工的重要性，德南博愛合作社作為主要在此職業群體中招募社員的協會選擇將其開幕儀式融合進此慶典來提升礦工對其的接受性。這案例顯示了，原則上反教權的社會主義合作社並不試圖完全與過去切割，而是想辦法涉入與轉化傳統節慶為其所用，即使這些節日可能帶有宗教意涵。另一方面，當我們考慮到昂贊礦業公司也利用此宗教節慶來鞏固對其工人的管制時，¹³⁹這種涉入同時亦可看成工人運動家試圖提供工人一個社交替代的嘗試。

合作社空間不僅提供自身活動使用，實際上合作社也是其他工人組織的活動中心，可供其舉行會議、公開演說、甚至是慶典，因此是一個工人運動匯流的場所。合作社被視為一個工人能夠自己控制與支配的空間，不受支配

¹³⁷ François Lefebvre, *Histor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à Denain*, 24.

¹³⁸ Diana Cooper-Richet, *Le peuple de la nuit*, 226-229.

¹³⁹ 如第二節中勒費弗爾所描述，昂贊公司會在此一節日試圖將盡可能多的礦工帶入教堂望彌撒。事實上，昂贊公司的工會監視報告中所顯示，昂贊公司一定程度上甚至將聖芭芭拉節時望彌撒的礦工人數多寡視為一種公司與工會之間強弱關係的指標。Rapports du chef de gare de Denain-Mine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mines d'Anzin du 4 décembre 1901, 1902 et 1903, 4785,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階層的掌控。其總部通常被稱為「人民之家」(maison du peuple)，¹⁴⁰這種將合作社視為「家」的隱喻在工人運動者話語中並不罕見，正如 1906 年聖阿蒙博愛合作社會長在合作社新總部落成之際於會員大會上向成員所宣告的：「合作社員們，在這裡，你們就是在自己家中(chez vous)，這個家就是你們的」。¹⁴¹ 合作社所提供的空間被看作是一個至關重要，培養工人群體認同、歸屬感、甚至是階級意識的社交場域，乃至於這個空間有時被對比成社會主義的「教堂」(église)。1906 年北方地區社會主義合作社聯合會(Fédération des coopératives de la région du Nord)的代表大會上，一位代表在主張合作社提供獨立自治空間的必要性時宣稱：

我們必須明白，天主教的組織力量來自於教堂，信徒們聚集在那裡聽佈道與接受命令。如果勞動者們在每個市鎮都擁有一個人民之家，他們可以在那裡聚會、討論並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那麼資本主義的統治很快就會結束。¹⁴²

整體來說，合作社透過販售日用品及提供空間讓工人能夠實踐原先就存在於此地的日常社交活動，將政治鑲嵌進日常生活之中，讓更多非政治化的工人更容易在此政治化。如同法國學者寶拉·柯薩(Paula Cossart)與朱利昂·塔爾潘(Julien Talpin)在關於胡貝(Roubaix)和平合作社(La Paix)的研究中所指出，¹⁴³

¹⁴⁰ 在諾爾省，由於鄰近法國比利時邊境，以合作社為中心，建設作為工人運動交匯處的人民之家模式主要受到比利時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Daniel Ourman, “Sur la rencontre de deux visages du socialisme européen: les influences du socialisme belge sur le socialisme français, la coopération (1885-1914),”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économie sociale*, no.280 (2001): 89-90.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德南黨部成立時所在的酒館被命名為人民之家，顯然不是一個偶然，其顯示了比利時社會主義在此邊境的影響力，也透露了米諾試圖將其打造成一個工人運動者間社交場域的意圖。

¹⁴¹ *Compte rendu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ordinaire du 2 décembre 1906*,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¹⁴² “Compte rendu du XIIe Congrès régional de la coopération socialiste tenu à Wattrelos, le 22 février 1906,” *Bulletin mensuel de la Fédération des coopératives de la région du Nord* (Lille), February 1906, 8.

¹⁴³ 胡貝為諾爾省的一個市鎮，鄰近里爾，為法國北方最早接受社會主義的市鎮之一，蓋德本人在 1893 年於此當選國會議員。而當地的和平合作社則是法國最早的社會主義消費合作社之一。

合作社是一種「政治與日常社交交織的空間」，也因此是「工人階級政治化的重要場所」。¹⁴⁴

除了合作社以外，自由思想社也提供了其獨特的社交模式。如前所述，此種協會主要功能之一在於舉辦各種作為教會聖事替代物的世俗儀式，以削弱教會組織對於下層群眾的影響。其中，世俗洗禮(*baptême civil*)和世俗婚禮(*mariage civil*)雖然在瓦倫謝納偶有舉行，但規模較小，影響也較淺。相比之下，世俗喪禮則是此地自由思想社最常見和最具影響力的行動模式。世俗喪禮的舉辦相當頻繁，因為儀式對象不僅是自由思想社社員本身，也適用於這些成員逝世的親屬。世俗喪禮吸引的參與者也比其他世俗儀式多得多，相較後者通常只集結了堅定的工人運動家，世俗喪禮能夠動員更多一般尚未經歷政治化的群眾。此類儀式通常能夠至少聚集數百名參與者，甚至高達 2,000 名。¹⁴⁵

由於自由思想社與瓦倫謝納工人運動的連結，一位自由思想家同時是一名工會活動家、社會主義者或是工人合作社員的情況毫不罕見。這種情況下，除了逝者的親友外，許多工人協會亦會組團參加，尤其是逝者所屬的團體，世俗喪禮因此時常轉化成某種政治遊行或政治集會。世俗喪禮的舉行總是由送葬遊行開始，隊伍會伴隨著覆蓋著逝者所屬自由思想社旗幟的棺木，從喪家出發穿越城鎮抵達墓園，遊行隊伍由自由思想社代表團領頭，隨後則是其他逝者所屬工人團體的代表團。抵達墓園後，人們會在那進行哀悼演說，世俗喪禮中的哀悼演說常具有明顯政治性質，除了對逝者個人的頌揚，講者們會特別強調其對於工人運動的貢獻，甚至是直接進行社會主義及工會宣傳，抨擊雇主及資產階級政權。

舉例而言，1904 年，一位名叫伊西多爾·塔維納(Isidore Taverne, 1836-1904)的金屬工人逝世，他是社會黨長期黨員，曾代表社會黨參選當年瓦倫謝市市議員選舉。他的喪禮採取世俗儀式，於 11 月 20 日舉辦。儀式當天，送葬隊伍共聚集超過 1,000 人，由自由思想社領頭，不僅是當地的社團，昂贊與孔

¹⁴⁴ Paula Cossart and Julien Talpin, “Les Maisons du Peuple comme espaces de politisation: Étude de la coopérative ouvrière la paix à Roubaix (1885-1914),”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no.62 (2012): 584.

¹⁴⁵ “Les obsèques du citoyen Salez,” *Le Droit de Peuple* (Valenciennes), 23 May 1909, 3.

代的自由思想社也派代表團出席，隨後則是人數眾多的社會黨代表團，這些團體都各自揮舞著代表旗幟。隊伍行進至墓園之後，杜赫代表社會黨致詞，感念這位老黨員對社會主義發展的貢獻。¹⁴⁶同年，一位同時是礦工工會成員與社會黨黨員，名為喬瑟夫·法斯特(Joseph Fastrez, 1876-1904)的礦工在礦坑意外中喪生。在他的世俗喪禮上，昂贊礦工工會會長利歐尼德·穆律(Léonide Menu, 1862-1933)讚揚逝者對於工會發展以及捍衛工人權利所做出的貢獻。而由於其死因是發生在勞動場所中的職業意外，工會認定若是公司的設備更加齊全，這場意外本是可以避免的，穆律因此在悼詞中指責昂贊公司，並鼓勵工人加入工會，指出工會對於保衛工人利益來說是不可或缺的。¹⁴⁷

世俗喪禮從參與人數來看，無疑地吸引了許多活動分子核心圈外較不政治化的工人參與，他們可能作為逝者親友出席，亦或是基於工人群體的團結而參與。在此，世俗喪禮作為思想傳播載體，藉此機會，工人運動者能夠向這些平時較難碰觸到的群眾傳遞其政治觀點。對於當地社會主義者來說，他們甚至預期其宣傳作用能夠超越參與者的範疇，而進一步對旁觀者產生影響力。《解放》在報導德南一場約有 1,500 人參加的世俗喪禮時如此寫道：「哀悼隊伍穿越整個城市，無疑地有助於我們的宣傳」。¹⁴⁸

另一方面，公民喪禮也能給予那些平時不敢公開挑戰雇主權威的工人一個可資利用的社交空間，喪禮作為一種慣習的儀式，雇主僅能被迫寬容，難以進行鎮壓，工人運動者得以將政治隱蔽其中。此前，在復辟王朝、第二帝國和道德秩序(Ordre moral)時期，由於政治環境的不自由，葬禮以一種迂迴的

¹⁴⁶ “Funérailles civiles,”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4 December 1904, 1-2.

¹⁴⁷ “La mort du citoyen Fastrez,”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9 October 1904, 3; “Discours prononcés aux funérailles du citoyen Fastrez,”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16 October 1904, 3.

¹⁴⁸ “Enterrement civil,”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19 November 1905, 1.

方式使異議者能夠「展示自己，並在公共空間中表達抗議」。¹⁴⁹在第三共和時期，儘管政治自由已經得到擴展，我們看到葬禮仍然提供工人和活動家一個「隱蔽」的空間，讓他們逃避雇主的約束和壓力。

如果說自由思想社透過世俗喪禮這種特殊的遊行形式來展示與抗議，遊行這種走上街頭並在城市空間中展示自己的行動模式——或是據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 1929-2008)的用語來說，一種「集體行動的劇碼」(répertoire d'action collective)¹⁵⁰——則是由整體工人運動所共享，社會黨、工會、合作社與自由思想社都將街頭遊行作為一種重要的行動模式。在瓦倫謝納，這些工人團體時常相互支援其他團體主辦的遊行，共同組織遊行的情形亦不少見。發起遊行的理由相當多樣化，遊行可以伴隨著罷工而出現，旨在展現罷工者團結，加強對雇主的壓力及獲取旁觀者的支持。遊行目的也可能是對政府的施壓與請願，例如每年五一勞動節的工會遊行要求政府通過社會立法改善工人勞動條件，或是 1910 年至 1914 年間常見的反軍事遊行等。合作社新總部落成儀式也是一個常見的遊行時機，合作社工人自治空間的重要性使得新總部開幕時常被視為合作社發展的重要階段，因而組織規模龐大的慶祝遊行。各類工人結社的區域性代表大會也是舉辦遊行活動展現其力量並向群眾宣傳的重要場合。社會黨在選舉勝利之際亦舉行慶典式遊行。最後，當這些結社邀請重要講者來進行公開演講時，也時常組織遊行來強化宣傳。

雖然遊行動機相當多元，但遊行都以相當雷同的模式來運行。人們會在城鎮的某個廣場聚集，並組成遊行隊伍。遊行隊伍最前方以團體為單位組成，領頭的是組織此次遊行的團體，隨後則跟隨著其他工人結社的代表團，這些團體分別會齊聚在各自專屬的旗幟之下，隊伍的最後才是其他群眾。而當工人自治的音樂社團開始發展後，社團樂隊會走在隊伍最前方，並隨著遊行演

¹⁴⁹ Emmanuel Fureix, "Banquets et enterrements," in *Histoire des gauches en France Tome 1*, eds. Jean-Jacques Becker and Gilles Candar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203. 關於喪禮的政治用途，可參見 Avner Ben-Amos, "Les funérailles de gauche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deuil et contestation," in *Les usages politiques des fêtes aux XIXe-XXe siècles*, eds. Alain Corbin, Noëlle Gérôme and Danielle Tartakowsky (Paris: Publication de la Sorbonne, 1994), 199-210.

¹⁵⁰ Charles Tilly, "Les origines du répertoire d'action collectiv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et en Grande-Bretagne," *Vingtième Siècle*, no.4 (1984): 89-108.

奏樂曲。隊伍出發後，將穿越城鎮街道，有時也經過鄰近市鎮，人群一邊行進一邊唱著革命歌曲並呼喊口號，路途中隊伍會吸引路人的參與而逐漸擴大。遊行終點不是一個隨意的場所，會依照當次遊行目的而變化。例如，五一勞動節遊行的終點通常是當地市政府，由工會代表團向市長提出請願訴求，而合作社總部的落成儀式自然是以總部為終點。

舉例而言，1905年，聖阿蒙博愛合作社負責組織與接待當年度北方地區社會主義合作社聯合會的代表大會。一早來自整個法國北方社會主義合作社的代表抵達聖阿蒙車站，博愛合作社到車站迎接代表，並就地組織了一場遊行。由於此時聖阿蒙還未擁有自己的工人音樂社團，遊行由前來參加代表大會的里爾聯盟合作社(Union de Lille)旗下樂隊帶領，¹⁵¹演奏著革命樂曲引導隊伍前進。後面跟隨著當地其他工人協會，揮舞著各自的旗幟。隊伍出發後，共有超過1,000名工人加入了遊行隊伍，填滿了整個街道，他們一路唱著《卡賀馬紐勒》(*La Carmagnole*)及《國際歌》(*L'Internationale*)等曲調，¹⁵²陪伴著來聖阿蒙開會的社會主義合作社代表們前往博愛合作社總部舉行會議。而在下午會議結束之後，合作社組織了另一場更大的遊行，吸引了超過2,000人加入。在遊行終點，博愛合作社舉辦了盛大的公共演說，由里爾聯盟合作社的書記亨利·桑松(Henri Samson, 1864-1925)、社會黨全國總書記路易·迪布赫伊(Louis Dubreuilh, 1862-1924)及瓦倫謝納的杜赫向群眾發表演說，他們呼籲聖阿蒙工人團結在當地社會黨、工會以及合作社之下。¹⁵³《解放》如此描述當日的氣氛：「在這些於風中驕傲地飄揚的紅色旗幟下，聖阿蒙工人和社會主義居民們歡樂且充滿熱情」。¹⁵⁴

¹⁵¹ 里爾聯盟合作社與胡貝的和平合作社為法國北方最重要的兩個社會主義合作社。

¹⁵² 《卡賀馬紐勒》為始自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革命歌曲，在十九世紀革命時期及左派集會與遊行中反覆出現。歌詞在十九世紀有過許多變體，蓋德本人便在1882年為工人黨撰寫了其中一個版本。見 Robert Brécy, "Les chansons du Premier Mai,"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 Contemporaine* 28, no.3 (1984): 393-394.

¹⁵³ "Compte rendu du XI^e Congrès régional de la coopération socialiste tenu à Saint-Amand, le 20 août 1905," *Bulletin mensuel de la Fédération des coopératives de la région du Nord* (Lille), August 1905, 11.

¹⁵⁴ "Une belle journée,"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27 August 1905, 2.

同樣地，1906年5月，為了慶祝其前所未有的選舉勝利，社會黨組織了大型遊行活動。21日上午，人們開始在瓦倫謝的大廣場聚集，廣場上裝飾著社會黨的旗幟和錦緞，牆上寫著諾爾省所有當選的社會黨議員之名，眾多工人團體揮舞著各自的旗幟，人們以《卡賀馬紐勒》的曲調配上即興歌詞慶祝瓦倫謝納社會黨的勝利。正午，甫當選國會議員的杜赫及梅蘭抵達廣場，遊行隊伍開始組織起來，所有當地工人社團，包括銅管樂團、合唱團、自由思想社、礦工工會、合作社都參與了遊行。瓦倫謝的團結合作社(La Solidarité)還準備了一輛遊行花車，以花朵、旗幟及社會主義口號來裝飾。遊行開始後，由銅管樂團帶領，人數據稱超過5,000人的隊伍行經瓦倫謝以及毗鄰的昂贊鎮街道，一邊唱著《國際歌》，一邊喊著「社會萬歲」及「共和萬歲」等標語。行經路途上，許多居民透過窗戶觀看遊行，有些還掛出紅色的旗幟。遊行最後回到了瓦倫謝市中心並解散，然而，人群並未馬上散去，《解放》指出當晚直到凌晨一點，瓦倫謝大大小小的酒館仍充滿了人群，並不時傳出《卡賀馬紐勒》與《國際歌》的聲音。¹⁵⁵

這些遊行活動是一種表達和凝聚工人身份和認同的方式。從這兩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遊行組織者和參與者都利用了具有認同感與統一性的象徵符號，如旗幟、裝飾、歌曲和口號。在許多遊行中，也能看到參與的工人在領口別上紅色玫瑰花表達他們的社會主義認同。¹⁵⁶如同法國工人運動史家塔達科夫斯基(Danielle Tartakowsky)所指出，在遊行中人們會「利用象徵性標記來構建一個團體的形象」。¹⁵⁷這個專屬的社交空間提供了工人一種歸屬感與同一感，使他們感覺從屬於一個更大的社群，凝聚了集體意識。另一方面，工人結社透過遊行在公共空間展示工人的團結與力量也能夠吸引更多旁觀工人的支持，進一步傳播了社會主義的理念和訴求。

¹⁵⁵ “Grande manifestation socialiste à Valenciennes,”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27 May 1906, 2.

¹⁵⁶ “Manifestation de Maing,” *Le Droit du peuple* (Valenciennes), 27 August 1913, 2.

¹⁵⁷ Danielle Tartakowsky, *Les manifestations de rue en France, 1918-1968* (Paris: Publication de la Sorbonne, 1997), 10-11.

五、結論

十九世紀末，瓦倫謝納地區經歷了一場根本的政治轉變，從一個由君主主義者與溫和共和派支配的區域轉化成一個社會黨的堡壘，預示了該地區二十世紀的政治面貌。然而，此變遷無法視為單純經濟結構變遷的政治轉譯。瓦倫謝納主要經濟特徵在第三共和來臨之前就已存在，在我們研究斷限中並未發生根本性的結構斷裂，經濟結構決定論觀點無法解釋此時工人政治化的出現。因此，我們必須探索其他解釋途徑來理解此一現象。

本文選擇以阿居隆所提出的「協會社交」視角，切入探討工人結社與政治化的關係。我們發現 1890 年前雇主與仕紳構建了一個工人結社網絡，此網絡在滿足工人各類需求的同時，也是傳遞雇主與仕紳價值觀的載體，可視為一種社會控制之手段，解釋了此地工人長期政治上的保守性。而 1890 年以後，社會主義者所發展的，由工會、合作社及自由思想社等工人自治社團組成之替代性結社網絡，在此劇烈政治轉變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成功地削弱雇主與仕紳長期維繫的社會控制網絡對工人施加的影響力，並成為激發工人團結意識以及社會主義政治化的媒介。

總結來說，瓦倫謝納工人自治結社從三個面向支持了工人社會主義政治化。首先，這些與社會黨關係緊密的工人結社因不斷增長而創造了一個新的工人社交空間。與雇主控制的協會網絡相比，在此工人群體可以暫時脫離雇主的監視與壓力，在相對自由的空間交流並發展其集體認同。而社會黨透過與這些結社成員間相互滲透的方式，保持著與工人群眾持續性的接觸，強化與純粹政治活動框架下難以接觸的非政治化工人之間的連結。這些非政治化工人因政治以外的理由進入這個作為交流紐帶與思想傳播載體的社交空間之後，便可能透過與社會主義活動家的持續互動而接觸到社會主義宣傳，並進一步政治化。

接著，瓦倫謝納工會與合作社對工人物質與勞動條件的改善，以及對他們立即利益的捍衛強化了工人對於社會主義宣傳的接受性。面對雇主及仕紳協會網絡所提供的各種實利，為了讓工人群眾相信他們的信條，社會主義者必須證明他們所擘劃，作為現行制度替代的社會主義治理前景不是一個烏托

邦，也不是一個遙遙無期的革命計畫。透過這些結社，他們試圖給工人世界呈現一個未來社會主義治理縮小版的圖像。為此，合作社提供廉價生活必需品，工會則透過談判與罷工為工人謀求勞動條件的改善，其成果符合了「下層政治」(politique populaire)中「立即性」(immédiateté)以及「日常性」(quotidienneté)的特徵，¹⁵⁸讓瓦倫謝納社會主義者得以說服底層勞動者社會主義能夠有效率地回應他們的經濟與社會訴求。

最後，工人自治結社的成果促進了工人自信心的發展。自我信心的增長在工人社會主義政治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為被支配的社會群體，長期接受支配階層道德與政治權威的工人群眾在結社中得到了一個自我管理的機會，並意識到他們的政治能力，逐漸達到自治化，遠離對支配階層的日常服從與統治，工人開始認為他們境況的改善可以透過他們自己來完成。政治上來說，這種意識的崛起增強了工人擁有自己政治代表的渴望，換言之，他們希望支持一個「工人政黨」(parti ouvrier)，而瓦倫謝納社會黨以產業工人為主的職業結構組成無疑使其更能夠承擔這個政治代表的角色。¹⁵⁹

本文希冀透過此一個案，展示法國產業工人的一條政治化路徑，以填補這方面研究的不足。如同其他社會範疇，產業工人政治意識興起過程充滿複雜性，在此，我們看到產業工人政治化並非預設理論邏輯在歷史舞台上的自動呈現，其不僅僅是結構的反射，也是歷史行動者所創造出來的結果。

¹⁵⁸ Raymond Huard, “Existe-t-il une ‘politique populaire’?,” in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conscience sociale, 16e-19e siècles: actes du colloque de Paris, 24-26 mai 1984*, ed. Jean Nicolas (Paris: Maloine, 1985), 64.

¹⁵⁹ 筆者檢視社會黨諾爾省黨部檔案中黨員清單的職業一欄統計得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瓦倫謝納社會黨黨員中，產業工人的比例高達76%。這種以產業工人為主的黨員結構實際上在法國社會黨其他地區黨部並非普遍存在的現象。Madeleine Rebérioux, *La République radicale, 1898-1914* (Paris: Édition du Seuil, 1975), 165.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

Compte rendu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 de Raismes du 19 mai 1856, M226-839, ADN.

Compte rendu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ordinaire du 2 décembre 1906,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Dénombrements de 1886 dans l'arrondissement de Valenciennes, M473-39, ADN.

Enquête préfectorale sur les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en 1887, M455-1, ADN.

Enquête préfectorale sur les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en 1914, M455-6, ADN.

Extrait du registre des délibérations du conseil municipal de Raismes du 10 février 1853, M226-839, ADN.

Fiches de renseignement sur la Chambre syndicale des ouvriers mineurs du bassin d'Anzin, M596-30, ADN.

Historique de la section de Denain, 199J-168, Fonds Fédération du Nord du Parti Socialiste, ADN.

Lettre de la Société de gymnastique de Thier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compagnie du 13 février 1888.

Lettre de la société Sainte-Barbe au directeur des travaux du fond, 4682,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Lettre de la compagnie au directeur de la Fanfare des mineurs d'Abscon du 23 mars 1908, 6519,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Lewarde.

- Lettre de la Fanfare des mineurs d’Abscon à l’ingénieur en chef du 17 août 1910, 6519,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Lewarde.
- Lettre du sous-préfet de Valenciennes du 11 octobre 1900, M154-73, ADN.
- Listes des membres bienveillants et des membres d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l’Union fraternelle de Valenciennes, M226-1124, ADN.
- Liste des organisations au deuxième Congrès général des organisations socialistes françaises, M154-73, ADN.
- Liste des syndicats professionnels au premier janvier 1914, M596-2, ADN.
- Note de la compagnie du 10 mai 1894, 4614,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 Note de la compagnie du 15 février 1888, 5238,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 Note de la réunion de la commission spéciale du 31 octobre 1907,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 Note de la réunion de la commission spéciale du 9 juin,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 Procès-verbal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 des mineurs de Denain du 27 juin 1875, M226-208, ADN.
- Procès-verbaux des assemblées générales, 177J-1,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 Rapport du chef de gare de Denain-Mine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mines d’Anzin du 2 septembre 1900, 4785,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 Rapports du chef de gare de Denain-Mine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mines d’Anzin du 4 décembre 1901, 1902 et 1903, 4785,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Rapport du chef de gare de Denain-Mine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mines d'Anzin du 12 juillet 1900, 4785,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Rapport du chef de gare de Denain-Mine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mines d'Anzin du 21 juillet 1900, 4785,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Rapport du chef de gare de Denain-Mine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mines d'Anzin du 24 juin 1900, 4785,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Rapport du commissaire de police du 8 septembre 1872, M222-175, ADN.

Rapport du commissaire spécial de Blanc-Misseron du 8 janvier 1894, M595-33, ADN.

Rapport du commissaire spécial de Lille du 14 octobre 1898, M626-19, ADN.

Rapport du commissaire spécial de Valenciennes du 8 janvier 1894, M595-33, ADN.

Rapport du commissaire spécial de Valenciennes du 20 octobre 1896, M154-66, ADN.

Rapport du commissaire spécial de Valenciennes du 23 décembre 1901, M154-74, ADN.

Rapport du sous-préfet de Valenciennes du 12 juin 1908, M595-29, ADN.

Rapport du sous-préfet de Valenciennes du 17 janvier 1894, M595-33, AND.

Rapport sur les syndicats de l'arrondissement de Valenciennes - leur caractère et leur action, M595-30, ADN.

Rapports sur les résultats des élections des délégués-mineurs des 13 et 20 décembre 1896, 4976, Fonds de la Compagnie des mines d'Anzin,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Recensement général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e 1885, M37-18, ADN.

Recensement général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e 1893, M37-34, ADN.

Règlement de la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de 1901, 117J-12,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Registre de la caisse de propagande de 1907,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Registre de la caisse de propagande de 1907-1908,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Statistique annuelle sur les sociétés de secours mutuels de 1884, M225K-11, ADN.

Statuts de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des ouvriers des forges et aciéries de Trith-Saint-Léger, M456-54, ADN.

Statuts de la Société de Saint-Wanon, M226-182, ADN.

Statuts de la 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 des ouvriers des verreries de Lourches, M226-711, ADN.

Statuts de la 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 des ouvriers mineurs de Denain, M226-208, ADN.

Statuts de l'Union valenciennoise, M226-1126, ADN.

Tableau de la situation du comité spécial 1911-1912, 117J-9, Fonds Fraternelle amandinoise, ADN.

(二) 報紙

“La grève des mineurs de la Compagnie d'Anzin,” *L'Ouvrier mineur* (Douai), 17 March 1884, 2.

“Les syndicats professionnels,” *Le Franc Parleur* (Valenciennes), 11 April 1897, 1.

“Dans le Nord,” *Le Franc Parleur* (Valenciennes), 10 April 1898, 1.

“Explications,” *L'Avenir* (Valenciennes), 3-10 February 1901, 1.

- “La lutte de classe,” *L’Avenir* (Valenciennes), 10-17 March 1901, 1
- “Réunion publique pour les coopératives,” *L’Avenir* (Valenciennes), 8-15 September 1901, 2-3.
- “La mort du citoyen Fastrez,”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9 October 1904, 3.
- “Discours prononcés aux funérailles du citoyen Fastrez,”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16 October 1904, 3.
- “Funérailles civiles,”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4 December 1904, 1-2.
- “Sainte-Barbe,”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4 December 1904, 2.
- “Une belle journée,”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27 August 1905, 2.
- “Comité de la libre pensée de l’arrondissement de Valenciennes,”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8 October 1905, 1.
- “Enterrement civil,”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19 November 1905, 1.
- “Fanfare ouvrière,”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19 November 1905, 1-2.
- “Mineurs inconscients,”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19 November 1905, 3.
- “Grande manifestation socialiste à Valenciennes,”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27 May 1906, 2.
- “À propos du congrès d’Amiens: Vers l’unité ouvrière,”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21 October 1906, 1.
- “Beaucoup de clarté,”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24 March 1907, 1.
- “À Monsieur Lopez, directeur de L’Impartial du Nord,” *L’Émancipation* (Valenciennes), 16 February 1908, 2.
- “Les obsèques du citoyen Salez,” *Le Droit de Peuple* (Valenciennes), 23 May 1909, 3.
- “Les municipalités socialistes de l’arrondissement,” *Le Droit du peuple* (Valenciennes), 26 May 1912, 2.
- “Manifestation de Maing,” *Le Droit du peuple* (Valenciennes), 27 August 1913, 2.

“Compte rendu du XIe Congrès régional de la coopération socialiste tenu à Saint-Amand, le 20 août 1905,” *Bulletin mensuel de la Fédération des coopératives de la région du Nord* (Lille), August 1905, 1-12.

“Compte rendu du XIIe Congrès régional de la coopération socialiste tenu à Watrelos, le 22 février 1906,” *Bulletin mensuel de la Fédération des coopératives de la région du Nord* (Lille), February 1906, 1-8.

“Monographie de la Fraternité,” *Bulletin de la Bourse des coopératives socialistes de France* (Paris), January 1908, 3-6.

“Statistique officielle. Coopératives et Economats. Comment le Nord tient la tête,” *Bulletin de la Bourse des coopératives socialistes de France* (Paris), February 1908, 5-6.

(三) 其他史料

Compte rendu officiel du IXe Congrès départemental tenu à Lille le 29 septembre 1912.
Lille: Imprimerie ouvrière, 1912.

Lefebvre, François. *Histor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à Denain*. Denain: Petit-Blareau, 1930.

Ministère du commerce, *de l'industrie, des postes et des télégraphes. Statistique des grèves et des recours à la conciliation et à l'arbitrage survenus pendant l'année 1902*.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3.

Rapport sur la situation des ouvriers de l'agriculture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Grève d'Anzin) présenté à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 par Clémenceau. Paris: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1885.

(四) 近人著作

- Agulhon, Maurice. *Le cercle dans la France bourgeoise, 1810-1848: étude d'une mutation de sociabilité*. Paris: Armand Colin, 1977.
- Agulhon, Maurice. *Pénitents et Francs-maçons de l'ancienne Provence. Essai sur la sociabilité méridionale*. Paris: Fayard, 1984.
- Agulhon, Maurice. "Présentation." In *La politisation des campagnes au XIXe siècle: France, Italie, Espagne, Portugal: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Rome, 20-22 février 1997*, 1-11.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2000.
- Agulhon, Maurice. *La République au village: les populations du Var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Seconde République*. 2nd ed.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9.
- Agulhon, Maurice. *The Republic in the Village: The People of the Var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Second Republic*.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2.
- Agulhon, Maurice. "La Seconde République, 1848-1852." In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edited by Georges Duby, 616-641. Paris: Larousse, 1999.
- Ben-Amos, Avner. "Les funérailles de gauche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deuil et contestation." In *Les usages politiques des fêtes aux XIXe XXe siècles*, edited by Alain Corbin, Noëlle Gêrôme and Danielle Tartakowsky, 199-210. Paris: Publication de la Sorbonne, 1994.
- Berstein, Serge. "Naissance des partis politiques modernes." In *L'Invention de la démocratie, 1789-1914*, edited by Serge Bernstein and Michel Winock, 497-560.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2.

- Boutry, Philippe. "La gauche et la religion." In *Histoire des gauches en France Tome 1*, edited by Jean-Jacques Becker and Gilles Candar, 317-341.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 Brécy, Robert. "Les chansons du Premier Mai."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 Contemporaine* 28, no.3 (1984): 393-432.
- Bruhat, Jean. "Anticléricalisme et mouvement ouvrier en France avant 1914: Esquisse d'une problématique." *Le Mouvement social*, no.57 (1966), 61-100.
- Burdy, Jean-Paul. "Social Control and Forms of Working-Class Sociability in French Industrial Towns between the Mid-Nineteenth and the Mid-Twentie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Helen Arnold. In *Social control in Europe, 1800-2000*, edited by Clive Emsley, Eric Johnson and Pieter Spierenburg, 25-69.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harle, Christophe. *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1.
- Charle, Christophe and Jacqueline Lalouette, eds. *Maurice Agulhon. Aux carrefours de l'histoire vagabonde*. Paris: Éditions de la Sorbonne, 2017.
- Cooper-Richet, Diana. *Le peuple de la nuit*. Paris: Perrin, 2011.
- Corbin, Alain. *Archaï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usin au XIXe siècle, 1845-1880*. Paris: Éditions Marcel Rivière et Cie, 1975.
- Cordi, Georges. "La Société coopérative des mineurs d'Anzin: approche d'une histoire interne 1865-1950." Villeneuve d'Ascq: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é de Lille III, 1985.
- Cossart, Paula, and Julien Talpin. "Les Maisons du Peuple comme espaces de politisation: Étude de la coopérative ouvrière la paix à Roubaix (1885-1914)."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no.62 (2012): 583-610.

- Déloye, Yves, and Florence Haegel. "La politisation: du mot à l'écheveau conceptuel." *Politix*, no.127 (2019): 59-83.
- Dreyfus, Michel. *Histoire de la CGT: cent ans de syndicalisme en France*. Bruxelles: Éditions Complexe, 1995.
- Dreyfus, Michel. *Liberté, Égalité, Mutualité. Mutualisme et syndicalisme (1852-1967)*.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2001.
- Ducange, Jean-Numa. *Jules Guesde. L'anti-Jaurès?* Paris: Armand Colin, 2017.
- Ducange, Jean-Numa. *Jules Guesde. The Birth of Socialism and Marxism in France*. Translated by David Broder.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 Dumons, Bruno. "Les chemins de la politisation dans la Provence blanche (1860-1930)." *Annales du Midi* 130, no.304 (2018): 477-490.
- Frader, Laura Levine. *Peasants and Protest: Agricultural Workers, Politics, and Unions in the Aude, 1850-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Fureix, Emmanuel. "Banquets et enterrements." In *Histoire des gauches en France Tome 1*, edited by Jean-Jacques Becker and Gilles Candar, 197-209.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 Gillet, Marcel. "L'itinéraire d'une recherche internationale." *Revue du Nord*, no.253 (1982): 273-282.
- Gillet, Marcel. "Aux origines de la première Convention d'Arras: le bassin houiller du Nord et du Pas-de-Calais de 1880 à 1891." *Revue du Nord*, no.154 (1957): 111-123.
- Girault, Jacques. *Le Var rouge: les Varois et le socialisme de la fin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au milieu des années 1930*.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95.
- Guereña, Jean-Louis. "'Un essai empirique qui devient un projet raisonné', Maurice Agulhon et l'histoire de la sociabilité." *Studia Historica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no.26 (2008): 157-175.

- Gueslin, André. "Le paternalisme revisité en Europe occidentale (second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début du XXe siècle)." *Genèses*, no.7 (1992): 201-211.
- Guignet, Philippe. "Les métamorphoses politiques d'un territoire. Le Valenciennois de 1870 à 1914. De l'arrondissement conservateur et/ou bonapartiste à 'l'arrondissement rouge'." *Revue du Nord*, no.430 (2019): 333-374.
- Guignet, Philippe. *Mines, manufactures et ouvriers du Valenciennois au XVIIIe siècle*. New York: Arno Press, 1977.
- Hanagan, Michael P.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artisans and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ree French towns, 1871-191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 Hardy-Hemery, Odette. "Des quartiers et cités aux villes usines dans les mines et la sidérurgie du Denais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L'archéologie industrielle en France*, no.24-25 (1994), 223-241.
- Huard, Raymond. "Existe-t-il une 'politique populaire'?" In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conscience sociale, 16e-19e siècles: actes du colloque de Paris, 24-26 mai 1984*, edited by Jean Nicolas, 57-68. Paris: Maloine, 1985.
- Judt, Tony. *Socialism in Provence 1871-1914: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French Lef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Julliard, Jacques. *Autonomie ouvrière: Études sur le syndicalisme d'action directe*. Paris: Gallimard, 1988.
- Katznelson, Ira. "Working-Class Formation: Constructing Cases and Comparisons."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3-4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Labrousse, Ernest. Preface to *Aspects de l'histoire sociale et politique du Loir et Cher, 1848-1914*, by Georges Dupeux, i-xii. Paris: Mouton et Cie, 1962.

- LaFrance, Xavier. *The Making of Capitalism in France: Class Structu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50-1914*. Boston: Brill, 2019.
- Lalouette, Jacqueline. "Les débits de boissons urbains entre 1880 et 1914." *Ethnologie française* 12, no.2 (1982): 131-136.
- Lalouette, Jacqueline. *La libre pensée en France: 1848-1940*.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 Lalouette, Jacqueline. *Histoire de l'anticléricalisme en Fran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20.
- Le Gall, Laurent. "Des processus de politisation dans les campagnes françaises (1830-1914): esquisse pour un état des lieux." In *Les campagnes dans les sociétés européennes*, edited by Jean-Claude Caron and Frédéric Chauvaud, 104-139.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5.
- Le Maner, Yves. *Du coron à la cité. Un siècle d'habitat minier dans le Nord-Pas-de-Calais, 1850-1950*. Lewarde: Édition du Centre historique minier de Lewarde, 1995.
- Martin, Jean-Clément.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2018*. Paris: Perrin, 2019.
- Mayeur, Jean-Marie. *Les débuts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1871-1898*.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3.
- McPhee, Peter. *Les semailles de la République dans les Pyrénées-Orientales, 1846-1852: classes sociales, culture et politique*. Translated by Nicole Prosper. Perpignan: les Publications de l'Olivier, 1995.
- Ménager, Bernard. "La vie politique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Nord de 1851 à 1877." Paris: PhD diss., Université Paris IV, 1979.
- Moss, Bernard H.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1830-1914: The Socialism of Skilled Work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Noiriel, Gérard. *Les ouvrier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XIXe-X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2.
- Noiriel, Gérard. “Du ‘patronage’ au ‘paternalisme’: la restructuration des formes de domination de la main-d’œuvre ouvrière dans l’industrie métallurgique française.” *Le Mouvement social*, no.144 (1988): 17-35.
- Ourman, Daniel. “Sur la rencontre de deux visages du socialisme européen: les influences du socialisme belge sur le socialisme français, la coopération (1885-1914).”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économie sociale*, no.280 (2001): 80-91.
- Pennetier, Claude. *Le socialisme dans le Cher, 1851-1921*.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2.
- Perrot, Michell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71-11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ierrard, Pierre.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Nord au XIXe siècle: Artois-Flandre-Hainaut-Picardie*. Paris: Hachette, 1976.
- Pigenet, Michel. “Action directe et grève générale.” In *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n France de 1814 à nos jours*, edited by Michel Pigenet and Danielle Tartakowsky, 283-293.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4.
- Prochasson, Christophe. “La politique comme ‘culture sensible’: Alain Corbin face à l’histoire politique.” *French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22, no.2 (2004): 56-67.
- Rebérioux, Madeleine. *La République radicale, 1898-1914*. Paris: Édition du Seuil, 1975.
- Reid, Donald. “Industrial Paternalism: Discourse and Practi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Mining and Metallur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7, no.4 (1985): 579-607.

- Rémy, Francis. "La Révolution de 1848 dans le Valenciennois." *Valentiana*, no.23-24 (1999): 1-137.
- Rosanvallon, Pierre. *Le modèle politique français: La société civile contre le jacobinisme de 1789 à nos jour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4.
- Scott, Joan Wallach. *The Glassworkers of Carmaux: French craftsme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a 19th century 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Sewell, William H., Jr. "Artisans, Factory Work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848."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45-7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Tardy, Jean-Noël. "Le lien social comme lien politique. Retour sur la notion de sociabilité." In *Maurice Agulhon. Aux carrefours de l'histoire vagabonde*, edited by Christophe Charle and Jacqueline Lalouette, 211-216. Paris: Éditions de la Sorbonne, 2017.
- Tartakowsky, Danielle. *Les manifestations de rue en France, 1918-1968*. Paris: Publication de la Sorbonne, 1997.
-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2nd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8.
- Tilly, Charles. "Les origines du répertoire d'action collectiv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et en Grande-Bretagne." *Vingtième Siècle*, no.4 (1984): 89-108.
- Toucas-Truyen, Patricia. "Ébauche des doctrines coopératives et expérimentations avant 1870." In *Les coopérateurs: deux siècles de pratiques coopératives*, edited by Michel Dreyfus, 25-45.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2005.
- Trempé, Rolande. *Les mineurs de Carmaux, 1848-1914*. Paris: Éditions ouvrières, 1971.

- Vandenbussche, Robert. "Libre pensée et libres penseurs dans le Nord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In *Libre pensée et religion laïque en France. De la fin du Second Empire à la fin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126-183. Strasbourg: CERDIC Publications, 1980.
- Vigier, Philippe. *La Seconde République dans la région alpine: étude politique et soci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3.
- Vulic, Milan. "Le cabaret, le bistrot, lieu de la sociabilité populaire dans le bassin houiller du Nord-Pas-de-Calais (1750-1985)." Villeneuve d'Ascq: PhD diss., Université de Lille III, 1990.
- Weber, Eugen. "Comment la Politique Vint aux Paysans: A Second Look at Peasant Politiciza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 no.2 (1982): 357-389.
- Weber, Eugen.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Willard, Claude. *Le mouvement socialiste en France, 1893-1905: Les guesdistes*.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5.
- 王振寰，〈工人階級形成的分析：E. P. Thompson 與新馬克思主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 卷第 3/4 期(臺北，1991.12)，頁 147-174。
- 王琪，〈1890 至 1914 年間德國自由工會的 formed、發展與意義〉，《成大西洋史集刊》，第 13 期(臺南，2005.06)，頁 1-80。
- 周樑楷，〈英國史家湯姆森夫婦的史學和社會思想〉，《新史學》，第 9 卷第 4 期(臺北，1998.12)，頁 99-142。

**Politicization of Workers and Workers' Association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Fr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Valenciennois Region**

Chang, Wei-hsi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The politicization of lower classes ha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19th-century France. Its main concern lies in explaining the contradiction and discordance, from the economic determinist perspective, between France's sl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advance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However, most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analyzing peasants and artisans. Research on industrial workers is relatively lacking. Therefor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ase study on the Valenciennois region, where heavy industry constituted the predominant economic structure, to discuss the politicization process of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Valenciennois region underwent an important political change, transforming from a region ruled by monarchists and moderate republicans into a stronghold for the Socialist Party.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alyze why this change happened by looking at workers' associations. First, we will show how employers and notables maintained workers' enduring political conservatism via a network of associations operating as a mechanism of social control. Next, we will describe how Valenciennois socialists developed autonomous workers' associations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explain how these

associations supported workers' material needs, cultivated a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ers, and built workers' self-confidence,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ir politicization. Based on this case, the article aims to showcase one path of French industrial workers' politicization, thereby helping mitigate the dearth of research in this issue.

Keywords: Labor movement, socialism, sociability, mutual aid society,
trade union, cooperative

